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七

吳

直字生甫號升遠安徽人
城人乾隆丙辰舉人

心說上

一

心說下

一

文說

二

于敏中

字重常號耐園江蘇金壇人乾隆丁巳
一甲一名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襄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定劉公墓碑

三

廖鴻章

字羽明號南垆福建永定人乾隆丁
巳進士官檢討有尚書書屋文集

笠洲草堂文集序

五

孫孝子傳

五

二烈婦傳

六

陳

梓字敷公一字古鑑號一齋
浙江餘姚人有別後文集

朱翁子論

七

論秋胡

七

邱氏存孤記

八

范蜀山先生小傳

八

吳克軒先生小傳

九

鄭咍餘傳

九

金復庵太翁傳

九

吳江姚塾庵先生墓誌銘

十

謝蕉軒先生墓誌銘

十一

李眉山生壙志

十三

李

法字維則號南槐陝西大荔人貢生

十四

廉對山救李崆峒論

十四

修杜工部張太微祠堂記

十五

王會汾

字孫服號晉川江蘇無錫人乾隆丁巳進士官由編修至吏部侍郎

十七

禮以養人為本論

十七

喬光烈

字敬亭號潤齋江蘇上海人乾隆丁巳進士官嶺南巡撫有藏板堂集

十八

登華山記

十八

游礮溪記

十九

游龍門記

十九

招壑里記

二十

伯珪公家傳

二十一

周

煌字景垣四川涪州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禮部尚書

吳鉞傳

二十三

程廷祚

初名鼎字啟生號錦莊江蘇上元人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後又舉經學

書鳳陽紀事後

二十四

遊周橋記

二十四

清涼山莊圖記

二十六

國朝文匯乙集卷七

心說上

吳直

天地無心而人有心。人者天地之所生也。物之有角者，所生亦有角；有齒牙者，所生亦有齒牙。有兩翼四足者，所生亦有兩翼四足。其無是者，所生亦無是。夫人與萬物，雖生於父母，而父母與子，要皆天地之所生。宜無不肖於天地者。天為陽，地為陰，而人之氣為陽質，為陰。陰陽之老，攝為五行，而人之形氣內而為五臟，外而為五官。以至肌膚筋骸、毛髮爪甲，無不屬於五行者。是無不肖於天地者矣。然而天地無心，而人有心，則何也？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陰陽分而為天地，天純陽能動而不能靜，地純陰能靜而不能動。故陽之靈不合於陰之靈，則雖有所以為魂者，而無以為之魄；陰之靈不合於陽之靈，則雖有所以為魄者，而無以為之魂。有以為之魂，而無以為之魄，則虛靈之性無所麗以成其體，故天無心有以為之魂，而無以為之魄，則虛靈之性無所因以發其用。故地無心及其生物也。然後陰陽交而鬼神會，故人與禽獸皆有心。彼草木者，得於地之陰為多，得於天之陽為少。陽不足以運其陰，故無知覺之心。然榮悴開落，亦其虛靈者為之也。禽獸雖有知覺之心，而稟於陰陽五行者。

偏而不全。頑而不秀。故其所以為知覺者。亦不能如人之虛靈。然則人者。陰陽之交。也。心者。鬼神之會也。凡人一息尚存。則尚有知覺。以精氣未離故也。方死則無知覺。蓋魂遊而魄降矣。然而天地非果無心也。人非果有心也。所謂天地無心而化。成者。無私心而已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謂聖人有心而無為者。有仁義之心而已矣。故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人能窮理盡性。不梏於形體之私。而無意必固我之累。則動靜闡闢。與天地相似。謂之無心亦可也。

心說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心而已矣。虎狼之父子。不可謂之非仁也。蜂蟻之君臣。不可謂之非義也。豺獾獺獺祭魚。雖鳩知夫婦之別。不可謂之非禮與智也。仁義禮智性也。性太極也。太極全體也。凡有得於天地之性者。莫非全體。然而虎狼蜂蟻豺獾之倫。卒為禽獸。而不得以仁義禮智稱之者。則以無人心故也。人之心如水然。水之源皆清也。而流而過焉者。不能無泥沙。於是遂挾之以流。而清者始濁焉。人見其濁也。而遂以水之本然。為有清而有濁也。而可乎。夫人之所以具仁義禮智之性。而粹然至善者。心也。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亦若是水焉而已矣。或曰。人與禽獸之有心也。皆陰陽鬼神交會之所為。如水之同出一源也。而或則人。或則獸。豈水之所以為源。

者亦或清而或濁耶。曰水之源皆清也。有流而不染於泥沙。而湛然常清者。聖人之心則似之。有流而染於泥沙者。或多或少。而皆可以澄之使清者。衆人之心則似之。有流而染於泥沙。污穢者甚多。而不可以復清者。禽獸之心則似之。人者。天地之純陰陽之正。而五行之精英也。禽獸者。天地之雜陰陽之偏。而五行之糟粕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與禽獸皆天地之性。而獨人為貴者。人之心為貴也。世之儒者。懲於老莊佛氏。告子陸王之所以言心者。大有害於性。於是乎貴性而賤心。夫貴性而賤心。是欲貴其異於禽獸者。而反賤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卒何以能遠於禽獸。蓋彼則外性以求心。而此則外心以求性。外性以求心。而非所以為人之心。老莊佛氏告子陸王之不得為人也。外心以求性。而又非所以為人之性。亦同歸於不得為人已矣。

文說

衆好不可以為美。凡物皆然。酒之甘也。衆口說之。而善飲者不嘗焉。樂之淫也。衆耳悅之。而知音者不聽焉。故韓退之為毛穎傳。人皆大笑以為怪。而柳子厚得之。以為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世之取青蟻白柔筋。而脆骨者。宜其不足以當之也。子厚之於文。其伯倫之於酒。而師曠之於樂乎。嗟夫。士之榮於後者。未有

國朝文匯

卷七

二

乙 集
國學扶輪社印

不虐於今者也。大聲不入於理耳。操瑟不進於齊門。蓋自古而然矣。退之曰。鳳凰芝華。賢愚皆以為美瑞。為雀羣解之耳。古有以麟為不祥而獲之者矣。是賢者知而愚者不知也。故獻王者無罪而刑足。知玉之禍也。夫知玉且不容於世。而況於玉乎。雖然。彼誠知之。何為為不知者獻耶。故人之足自刖。而玉之在石自若。剖而用之。則以為簞。簞瑚璉焉。而玉非簞。簞瑚璉也。棄而擲之。則以為瓦礫糞土焉。而玉非瓦礫糞土也。蓋榮辱之境有所遷。而堅白之質無所變。君子之文亦若是而已矣。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定劉公墓碑

于敏中

皇上乾隆元年將選魁艾閱碩之儒登用於廷乃親試博學鴻詞士於保和殿得第一人曰武進劉公諱綸字繩庵其先自大同徙鳳陽明初有從信國公湯和下常州者留為西營劉氏八世至屯田郎中諱光斗從王師定福建有活氓功閩人獻祠至今又一傳為保定知府諱履旋保定生福甯知州諱維甯代能其官吏行循最福甯生康熙癸酉舉人諱演者公祖考也郡學生諱機者公考也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公自諸生釋褐授編修以文章學術應期發聞受

上知遇汔奮於庸未三

十年而預參閣務又八年而真拜又二年年六十三以薨詔贈太子太傅與祀賢良祠謚曰文定公少雋異六歲能綴文驚其里師稍長則學為古文辭不怵世非軍精銳思卓然卓成十九補諸生尋為廩生既而入翰林益踴厲自力擢侍講進太常少卿由左右通政太僕卿三遷至大理卿厯試克釐不懈於位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從幸木蘭即獵所奏秋郊大獵哨鹿賦二篇

上嘉其才由是滋欲嚮用公以署兵部侍郎入直南書房再遷禮部侍郎直軍機處出入帷帳列於近臣流民越塞耕土默特言者欲盡畷民遷而歸其地

上命公馳視公議緩其期俾民輸作受儲不奪不爭旗民輯和丁光祿公憂服除補

國朝文匯

卷七

三

國學扶輪社印

戶部右侍郎兼順天尹。故事順天府公牘治中通判不署名皆冗放自廢。公請以錢穀屬治中。以獄訟屬通判。先署崇而呈尹。以可否之。王師西征。將發役車。供侍壹切。辦治事竟無一人。謹於道者无。經筵講官。即其部為左侍郎。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使獄於秦。比還。遣兵部尚書。旋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丁金太夫人憂。甫除喪。詔以吏部尚書起。公仍督閣務。公爬梳抉剔。綜覈名實。奏定考試書吏法。規條盡然。當是時天下皆望公為鉅人長德。

天子亦習知公忠信可倚用。三十六年二月。遂拜公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仍管工部事。公秉節簡諒。不為聲章。洽於。春。叻。潮。聽。翁。服。三十八年春。公得疾。自銀腫達於左頰。猶強起視事。

上命公少休。遣太醫院判武世倬就第視疾。使者存問載道。久之不瘳。則益。賜公人儀。和劑以進。而公病復劇。六月二十三日。薨於阜成門內之。賜第。

上方駐蹕熱河。聞之悼惜。詔皇十二子臨其喪。賻以千金。朝野上下。皆頌。

天子能知公。以恩禮始終。而益弔公遭會。聖明不克延其年。以究厥施者之為大。可悲也。公性至孝。親喪三年。不御酒肉。號而行。日蹕數十里。營高燥。以英。既得卜。則手樹檟表之。自書隧碑。訖。斷惟謹。自工部侍郎歸。買玉帶橋宅。僅數楹。迨公薨。二十

年未嘗益一椽寸甃。衣履極垢敝不改作。而盛服以朝。曰朝廷有章。吾不敢簡也。食於厨者數百指。室無儲餘。前後典順天試。二會試。二武會試。一其他考校以十數。所等第士皆有名。發舒於時者甚衆。為文章浸淫六朝。而根極漢魏。千變萬紉。涵於一源。於詩獨喜高青邱。謂能入唐人門閥。未幾前一年。自編類為內集十六卷。外集八卷。今皆刊行。有法度。可傳於後。公娶許氏。縣學生諱仲女。誥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圖南。乾隆戊子舉人。次躍雲。乾隆丙戌一甲進士。翰林院編修。署日講起居注官。次召揚。國學生。次驥。稱早卒。女六人。長適戊子舉人陳賓。餘俱先卒。孫男七人。孫女二人。公薨之明年。圖南等奉柩歸常州。將以其年十月葬。公於澤菴之。賜塋。而先期來謁銘。始余為翰林。居宣南坊。與公鄰巷。暇輒走就公語。比在軍機處。更得日夕從公。後公又嘗以女孫許字余孫。為媼。媼周旋最久。且習。每歲時蒙恩燕養。賜予兩人者。蓋無不同。而至於有所撰述。研練工贖。惟余恧然。自以為不如公遠甚。在直次給札下筆。極端謹。點畫小不如意。必再三潤色。合法乃已。公器量疑重。不見有喜愠出入。殿門進止有恒處。

上前所聞語。益久無所遺忘。亦未嘗一出諸口也。余居海淀。與公同賜園一區。而中分之。常時退朝。寂不聞人聲。徐覘之。則公方飯脫粟。已手冊兀坐。器用猶略。蕭然。

如布衣諸生時。嗚呼。公行卓卓。大者在人口。而以余平日親見。公言語動作之微。有他人所不及知。而余獨知之者。然益可以見公之德矣。今其葬也。不敢以不文辭。謹考次公事狀大畧。以誌其墓。而繫之銘曰。

翼翼劉宗。西營基慶。循施弗彰。積世以盛。幼躬素後。公克受之。蓄彌蘊崇。起為人師。在

帝初元。衰然舉首。奮其羽儀。如券交手。入綰章綬。出捧蕩英。年除歲遷。陟於九卿。維瀛有瀾。學也伊識。維杓有樞。政也伊德。遂參近密。左右屏毗。迴翔六官。秉一自持。內朝從容。發揮翰札。紀頌功德。典謨奧覓。授几重席。鳴珂禁垣。錫我寵渥。斯

夕便蕃。載綜台衡。百寮是式。載分魁柄。司空是職。淵淵其衷。坦坦其施。匪闕匪流。用罔不時。玉鉉大斗。

皇心簡倚。壽富康甯。宜多受祉。胡斯奄忽。乘化則遷。豐德與言。而嗇之年。有崇者封。將作所治。猗爍御碑。以風在位。宜瀾子孫。既固且安。刻銘隧道。奕禩不刊。

笠洲草堂文集序

廖鴻章

宜興儲氏以文章名天下。而畫山先生文尤世所推。先生學殖闔富。貫串古今。所著存研樓集。議論縱橫馳驟。為文章之雄。其門弟子相依最久。而能知其深者。則惟其甥瞿君時夏。君少孤。育於舅氏。既長。隨先生出遊。故侍先生最久。耳濡目染。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蘄法而法。不蘄才而才。其奇氣軼出。崛勁自意。則又頗相類也。君所為文。先生業以颺發泉湧。獨雄藝苑。許之。而存研樓集之刊也。君序之。發明先生著述之本意。為能知先生之深。嗚呼。觀於先生師弟之所稱說。而先生可知。即君文亦可知矣。夫宜興常州一屬邑耳。名賢碩彥。後先相望。若儲氏一門。尤彬彬焉。而畫山門人。復有如君才之雄駿者。出於其間。斯蓋具區洮滷。銅官蜀山。淑靈和清之氣。盤礴鬱積。而發之於人。而不止者。而惜君之連蹇不遇。而遂以老也。君既老。無所遇。其才迄不得施。其心不能無介然者。時時見之於文。若序任王谷文。與史啟明書。南岳誌別等作。其尤著者也。余謂遇不遇。何足論。古之躬學古。知道者。未有以一己之遇不遇。為憂樂者也。唐李習之。亦文章之士也。讀董江都仕不遇賦。而慨其自待不厚。君之為畫山高第弟子。何如習之之在韓門。自待之厚。所不宜與古之君子異意也。故序君集。而復為之廣其心焉。

孫孝子傳

孫孝子夔臣先世居江南休甯之桂里父學詩遭亂數遷定居常熟遂為常熟人孝子生三歲生母程沒育於女兄稍長隨父讀書虞山中峯寺冬夜盜入攫衣物孝子驚起獨身追之盜顧曰兒不惜命耶孝子曰父凍且死敢惜命耶盜聞言擲一被去父病水蠱孝子曰為父摩腹口就臍吸之歷數月病良已已復病泄瀉中羸廁牕皆親自澣灑不以假人先是孝子母沒時其父未有定居既家常熟乃使人改營宅兆承事者說云遷葬已畢及孝子往省竟不知母墓所在於是慟哭行求哀感行路有告以桂里宗祠粟主例書生卒年月及殯所者孝子匍匐入祠祠主積多不可辨而亡失者亦往往有之存否不可必也且拜且慟慟絕不能出聲宗老急呼之甦曰墓在墓在孝子張目持告者曰墓安在即謬應曰主在東廡得主即得墓矣至東廡拜捧一主果孝子母也族眾歎息稱異既啟視知母厝東門路旁園中孝子悲號撫臆捧主就墳露處者累日夜又以去家遠乃即其地買田供祭祀焉孝子生不識母哀思特切有從母金與母相依久每命畫師畫像贖之於金厯父弗克肖孝子念從母老矣脫不諱誰省識者中夜徬徨涕泗交下詰朝畫師持畫至曰昨夢一婦云至自桂里醒憶所見亟繪以來金見之曰似矣目未肖也孝子喜且泣越數日畫師復夢

前婦曰我孫女貴孫目肖我貴孫者。孝子同母兄之女也。旦述以告。即重畫示金。金顧孝子泣然曰。此何肖汝母之甚耶。孝子泣家人聚觀者亦泣。鄉里聞知。翕然稱爲孝子。孝子云。孝子事兄極誠敬。周卹族姻。靡有倦色。年七十三卒。卒後人多思之。乾隆十年。巡撫祁陽陳公。以其行入告。旌其閭。其子慶增。思不泯其親。錄遺事。請汪徵君沅。王文學曾祥。各爲之傳。而復以屬余。余他弗更著。而第著其孝之異者如此。論曰。予往讀北史。吳悉達兄弟避地永安。亡失父母墳墓。推毒弗獲。哭訴神祇。忽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以今準古。事何類也。畫像之設。見非先儒。然古有鑄金刻石。琢石塑土。以像其親者矣。人子之於親也。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況於生不識母。而得不求其似。以致其哀慕無已之心乎。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孝子之積其誠也至矣。

二烈婦傳

烈婦顧氏。江南泰州人。夫張世英。日誨婦淫。而欲因以爲利。婦不可。則與母韓氏共迫之。其瀆於死者數矣。鄉人某媼。婦悅之。貸世英錢。世英陰計婦與私。可無償也。私許媼某。至出錢沽酒。與世英飲。韓氏呼婦出。婦不應。與之酒。覆盆大慟。某驚。逸去。不敢犯。乾隆十六年十月。世英私語婦。冬寒無衣。盍如吾言。即得錢衣汝乎。婦應曰。我甯死不辱也。世英恚甚。極其吮以死。婦年十五歸張。夫與姑凌辱萬端。自飲鹽澗不

死而卒死於其夫之手。死時年僅十有七。

烈婦張氏。江南丹陽人。適萬城村民陳彭年。十載矣。彭年貧無賴。勸婦更嫁。可兩活。婦涕泣不應。乃給婦出。而密約媒者一人偕行。婦覺之。號慟求死。有適卒過。偵知之。執至官。官杖彭年。而令婦歸母家。婦不肯。曰。我適陳矣。死生以之。居無何。彭年復逼婦。婦度彭年意終不已。從容言曰。我無如何。今任君矣。起隨彭年走。出至村外。時塘水方盛漲。婦奮身躍入水。死。死之日。為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論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人無智愚。未有不欲其室家之。以禮自處者也。而兩烈婦竟以守禮死。嗚呼。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若兩烈婦。其尤不幸而遭倫常之變者。夫處變而喪其所守。則人道有時而窮。故蒙難正志。古聖賢所以維人道之窮也。教化之行。及於閭閻。知所自處。而不自愛其死。斯兩人者。其可以風矣。

朱翁子論

陳梓

馮李陵墓嚴助與朱賈臣並傳而助之名不顯惟翁子灼灼人耳目至為傳奇兒童婦女共欣豔之者厥婦實成之也夫婦人倫之大綱因貧而棄其夫可羞孰甚焉甚其婦之罪而忘其夫之鄙又安知夫之可羞有甚於婦者乎婦人不知書其踰閑蕩檢不足責若翁子固所稱携束薪負書歌謳道中者也其所誦之書果何書乎四皓及魯兩生遇漢高尚不出梁伯鸞生不遇明時率其婦隱於伯通之廡下食必舉案刑于之化何如乎使翁子亦能如董子之下帷三年不窺園正身以化門內其婦未必不格即獻書闕下陳說春秋楚辭用則行不用則退身亦未必不保夫小有才而不聞大道無以保妻子即無以保身翁子之語婦曰吾五十當富貴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夫志在富貴則婦亦慕富貴慕富貴而富貴不至且懼其餓死溝壑安得不求去使翁子生後漢時未必不去禪事丕也怒婦之去力求富貴而辱之且以傲故人之素訕笑者翁子之為翁子如是而止耳一旦而拜會稽守富貴歸故鄉如衣繡畫行翁子之願遂矣於是衣故衣懷其印綬出故人之不意而驚駭之長安龐吏乘駟馬來迎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使其故妻及夫治道逡巡匍匐而不敢仰視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之翁子之情洩矣其受詔將兵破

東越有績適遇好大喜功之主僥倖而成耳。非其才之足以濟變。實有裨於社稷生民也。其發丞相湯陰事。而並見諫固不足惜也。然則翁子之為夫。其可羞若此。又安足儆。而兒童婦女。至今欣艶之者。非其婦實有以成之乎。雖然。三代而下。道德功名之士。百不得一。其咿唔畢生以求報其妻。而為里俗交遊光寵者。又豈特翁子為然哉。

論秋胡

比干剖心。孔子與其仁。屈原懷石。過於忠。朱子猶取焉。人獨於秋胡一事。謂其以小過而陷夫。以殺婦之名。此不知夫婦之義也。婦佐夫以成德。猶夫之刑于寡妻也。有婦焉。或犯於淫。則七出之例。嚴不為貸。丈夫讀書。其立行宜嚴於婦人。而踰閑蕩檢。一至於此。吾無以諭夫於道。而坐視其陷於惡。而莫之止。不如一死以悟之。庶幾其激而改焉。此秋胡之婦之所以捐軀不顧也。豈若婢妾計無復之。而引決溝瀆者乎。伯夷於鄉人冠不正。去之若浼。况其夫之親而不正。不止於冠。而怒然置之。是不仁也。是猶見其君之即於僇。而以其拒諫而棄之。是不忠也。不仁不忠。秋胡婦之所不忍出也。嗚呼。處倫常骨肉之間。至於宛轉呼號。椎心泣血。而不可挽。不得已而出於一死。以悟君。其用心良苦矣。而說者猶以過於中庸病之。其弊必至同惡相濟。而後

謂之孝子順婦也可乎哉。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聖之清者也。余亦曰：聞秋胡婦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邱氏存孤記

昔激湖吳秋圃先生為江右廉訪使，與都司邱維正先生及藩司某公守正不阿，同僚契合。時號為三清。維正先生後為鹽官參將，廉能惠愛，得民士心。甲申後，搗二子子馥子馨，隱居激湖之邵灣。時秋圃先生已歿，夏仲先生歲時饋問不絕。嗣以母喪早卒。克軒先生少孤，克自樹立，而邱先生身後兩子孤苦。子馥一子無後，子馨三子，垂暮以幼子以賓屬克軒。克軒不以艱窘辭，撫之成立，為婚娶。今有兩兒矣。二兄俱早喪，忠臣之裔不絕如綫，先生之功也。甲辰秋，以賓過幽湖，述顛末，泣曰：寒宗非先生不祀矣。請余記之。維甲申以來，動舊世家，多流離四方，彼其椎心飲血，抱痛含恥，一身之存亡，與嗣續之修短，固所不計。然使所在流寓，無一二賢人君子，故而愛之，相與恤其孤而行其緒，忠義之鬼不血食者，豈少哉。克軒謹守家學，闡伊洛之旨，以忠臣之後，撫忠臣之後，特紹先志，敦世好之一節耳。乃區區以嬰白為先生頌，豈知先生者，因以賓之請，為書其略。天荒地老，松摧柏頽，濯濯童山，尚留萌蘖，何時雨露滋灌，復見叢枝高幹。天矯婆娑於雲漢之表也。以賓勉之。

范蜀山先生小傳

先生諱錕字北溟。少事舉業。為諸生名噪庠序。性剛正尚氣誼。士黨倚為重。後忽玩易有得。遂潛究洛閩諸書。所造彌粹。交吳江姚子蟄庵。昆季得楊園遺稿。熟體之曰。紫陽之後一人而已。因編次其集。懇容諸交契及門下協力梓之。凡數十餘卷。楊園生亂世。闇脩獨善。世罕識其名。自此書出。始知姚江語水之間。固有洛閩正途。窮鄉末學。多所興起。先生之功也。與澉水吳子元復往來最契。南北兩湖。九十九峰。山水勝西冷。先生挾琴書與朋友日游其間。成七言百章。嘗曰。吾家去兩湖遠。不及數游。然每蠶時。採桑籬下。詠詠所題。覺湖煙海月。日盪吾胸次也。先生制行醇篤。居憂一遵古禮。長子歿。為行服三年。嚴氣正性。貴游子弟。靡不懽服。平生喪祭。特虔講求。紫陽灰隔之法。精密無遺憾。映川張子莘。臯篤實士也。服喪哀毀。為親營葬。泣血數升。以屬先生。先生感其誠。為擇地於伏獅之陽。躬犯霜露。董役數月。克竣。先生歿。莘臯為營窆。安撫其兩孤。久而不倦。人兩賢之。卒於辛卯八月。年五十有五。配錢氏。繼張氏。子二。一繼其弟。某早殤。

贊曰。自紫陽以來。歷魯齋河津。餘干諸儒。淵源不絕。而集其成者。唯楊園然。表章遺書。昌明楊園之學。以覺來者。非先生誰克任之。嗚呼偉哉。少汨舉業。獨能巍然振起。

實學躬體力踐不為空言非豪傑之士其能然乎。

吳克軒先生小傳

先生諱晞淵字元復別號克軒中丞公孫。哀仲先生長子也。少孤事母孝。長工詩文。不屑舉子業。獨體究濂洛諸書。沈潛晏養。造詣醇粹。居一室危坐終日。客至不聞聲。及與論古今事。是非回互。則作色侃侃。正之。片詞立剖。無煩言也。幼體羸弱。兼涉醫術。著名醫續類案。親黨間遂強之處方。活者日眾。先生輒託疾謝之。晚益癯。酬應實。翼特甚。弗惜也。與塾庵姚子蜀山范子交最契。後更得夏生友梅。年少有志。為忘年交。兩湖煙嶺。東南特勝。先生幅巾深衣。策杖遊歷。山中人莫不噴噴歎仰。謂皇古之高賢也。卒時年七十有六。無子。以從弟之子重為後。

論曰。澈湖吳氏。自明季以文章氣節。甲於一時。先生上承忠孝之後。亦難為繼矣。乃以孱軀保家學於剝復之交。潛思篤行。以無忝厥祖考。即紫雲萬善。與有光焉。嗚呼。自先生云亡。而湖山且默然矣。悲哉。

鄭畊餘傳

公諱世元。字亦亭。號兼參。雍正癸卯舉人。與余家均自越遷。和遂家於幽湖。公生有異質。牛角能屬文。試輒冠曹。長益博學。肆力為詩。宗少陵。得其神髓。每出一篇。藝林

傳誦然嫉惡嚴與俗寡合意氣豪邁館茗中與江子岷源韓子自為及方外轉庵日
彌傲山水學彌進弟廬村官學公度嶺作南征集後入燕為王門師公卿爭引為重
作北征集公長余一紀與余偕和獨多作先吾集門人江相堦鍾國相稟數十種合
鈐之貌畊餘居士詩公生平自處高峻而虛懷好善朋儕子弟以所著錄就贖輒開
譬之口說手批疊疊不倦然其所獨得世俗卒鮮有解者嘗與余屏戶頽仰天地相
對泣數行下兒曹竊窺笑之不自禁也丁未北歸明年冬疾卒年五十八配潘氏子
二象占虎變龍世其業云轉庵者吾鄉孫子旦也膂力絕人少起義兵敗被獲以奇
計逸去遂削髮隱荅中

論曰余平生交友造詣純篤者間不乏人而燭理若犀利處事如斷金者自公而外
罕覩也嗚呼以公之才隆其遇天下事必有可觀者而奔走窮悴以死豈非天哉其
詩文枝葉垂於不朽非公之志也

金復庵太翁傳

公諱始桓字匡夏號公觀別號復庵為東籬吳先生高弟年十二屬文不起草長博
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國變後誓不應試伯甯武伯完城公遭難死獄中公挺身謀請
梟司扶柩歸葬而通積如山公五年中一一經理時歲飢或勸公棄甯武遺產為活

計公愀然曰。我無田可舌耕。從弟無產。何以生。自計維持之業。賴以不廢。家有老梅樹。自宋南渡迄今。虬龍夭矯。枝幹挺然。當時遺民如商隱。寅旭力田。媿庵南陽。靜村諸先生。歲時往還。攜杖道遙。吟咏成帙。咸以孤山方遯野和靖擬先生。馬晚年與四明山人為忘形交。以幼女妻其子。遇難殉節。蓋得之庭訓云。公天性至孝。母鈕太孺人病。奉侍湯藥。心力俱瘁。遂先母月餘而卒。年六十二。私諡恭素先生。公生於崇禎丙子。卒於康熙丁丑。元配卜氏。繼沈氏子一。與魯孫一。履堅遺集藏於家。

論曰。余少過遊野。觀錢尚書遺墨。知公先世與牧齋有舊。未嘗不慨然興歎。牧齋詩文鳴一時。而晚節若此。如公之才出而問世。甯不足與時輩頡頏。乃獨以布衣從諸遺老。吞聲飲泣於荒寒寂寞之鄉。沒齒無悔。使老梅有靈。亦大快知音之不孤也。夫

吳江姚螯庵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瑚。字攻玉。別號螯庵。世為吳江人。曾祖文學景峰公。諱以正。厚德乎鄉里。遠近推服。比之王彥方。配錢孺人。祖文學翼峰公。諱國棟。博學善屬文。有聲社會間。配盛孺人。繼張孺人。父虞士允。尊公諱昌榮。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配沈孺人。前戊午。孝廉元英公女。生一子。即先生也。側室某氏。生一子。諱璉。先生早喪母。五歲隨允。尊公出就館舍。自幼莊重。有成人之度。長而好學。不事科舉。性耿介。不苟取與。表伯某

濁水先生救之。勉其德之。酬以金。先生家故貧。辭不受。復欲佐先生聘幣。辭曰。婚姻大事。禮幣雖薄。當自具。豈可受助於人。楊園先生亟稱之。述其事以風世。先生初為姚江之學。默坐澄心。自謂有得。一日邂逅王曉庵先生。極論儒釋之辨。授以近思錄。且曰。張楊園先生當世真儒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四方學者。宗之如泰山北斗。蓋往見焉。先生聞之喜。即因曉庵謁張先生於楊園。正師弟子之禮。先生自是遂翻然盡棄異學。以為今得所依歸矣。是時楊園倡道東南。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一時同志往求。年高德劭。如烏程凌渝安。海鹽何商隱。歸安沈石長。以及王曉庵。嚴穎生。諸先生。皆多聞博洽。氣節偉然。先生周旋其間。從容陶淑。識益廣。學益進。氣質渾厚。真摯坦白。洞澈中外。諸先生雅愛重之。而嚴溪張佩蓀。為楊園高弟。與先生契最厚。庚午辛亥。館佩蓀家。辛亥之秋。上書楊園。問為學之方。累千餘言。懇惻動人。楊園感其誠。復書慰諭。先生守之不敢忘。壬子。楊園延先生課其子。移家寓焉。夫人潘氏。德性溫恭。居止端重。館舍秋隘。巖室隔簾箔。終歲肅然。不聞人聲。楊園嘗稱夫人之賢。而歎先生之德化。為不可及。已而楊園卒於甲寅之春。佩蓀相繼淪喪。先生懼師傳之失墜。與弟肆夏。摛訪遺墨。彙輯成編。嘉惠後學。先生性樸茂。不喜為文詞。教授五十餘年。未嘗課舉業一人。遊先生之門者。雖鄉人。皆循循雅飭。以故所至。人爭虛席。延之。

然恬淡寡營。臨財廉與人厚。所得館穀分贍親戚。晚益困。環堵蕭然。或體弱不給。晏如也。人有寸長。即稱道不置。有過則陰為掩覆。接人溫然。無智愚。一待以至誠。對之如坐春風。遇有志之士。則懇懇以身心性命為最。諄切訓戒。至涕淚交下。聞者莫不興起。羨溪邢復九先生。始攻舉子業。為功過格。就先生求人語。先生一言悟之。即棄諸生從事正學。其曲成後進類如此。先生病世之學者。徒事空言。而不本諸躬行。以為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獨於義理之本源。研精極思。三十餘年。因有會於邵子元會運世之論。借以闡明太極圖說。極為詳悉。號曰困學編。嘗語學者曰。余生平有好高欲速之病。但於源頭上却見得徹。然先生虛懷下人。或與後輩意見不合。則避言謝之。曰。且更商量。不敢自以為是也。甲寅以後。諸老凋喪殆盡。先生落落寡交。惟與澹湖吳克軒。海昌范愚村。及邢復九三先生友善。先生故多病。垂暮益憊。不能出門庭。三先生時刺艇訪焉。論心講學。則欣然。終日。先生無他嗜好。惟喜佳山水。何先生未沒時。嘗從遊兩湖間。徜徉不能去。晚居駕湖之塘北。以古梅修竹自娛。尤喜陶公詩。興至輒歌咏不置。論者以為有濂溪康節之風。嗚呼。先生之學。就所得而論之。可謂遠且大矣。先生生於庚辰七月二十九日。卒於辛卯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潘孺人生丙戌九月十一日。卒丙辰九月二十九日。榆林處士筠亭公女。年三十

有一生子。志仁。女一。孫男二。士毅士為。孫女四。先是乙酉三月。附葬潘孺人於八都研字圩。始皇墓之西偏。茲以壬辰三月。奉先生櫬合馬。以梓侍先生。久知先生事頗悉。屬誌其墓。辭不克。借叙其略而為之銘。銘曰。

嗚呼先生。河嶽精英。師門碩果。吾道干城。誠貫金石。行合神明。窮高極深。一元渾淪。遺編彪炳。日月爭新。胡天不弔。喪茲哲人。有甯一宮。太湖之濱。湖山峩峩。湖水泚泚。厚德無疆。寒松翠筠。

謝蕉軒先生墓誌銘

公諱起龍。字天愚。遯庵先生長子也。先世詳余遯庵先生志中。公王考耿章公。抱奇略。值明季多故。習韜鈴。思大展其用不克遂。而遯庵為明體達用之學。復不利於試。驅馳南北。鬱鬱終老。公統承兩先世未竟之志。思士子處叔季。非科第無由致身巖廊。布澤黎庶。於是屏他嗜。好。悉力於制舉文。凡左穀莊騷。以及唐宋諸大家。靡不博究精研。會其神髓。康熙庚午。補邑弟子員。隨試高等。食錄名聲藉甚。公益自奮厲。瀕湖構軒。庭植蕉數本。顏曰蕉雨。風晨月夕。日哦其間。所學日進。郡守俞公恕庵。邑令高公位。公張公。皆推公文行。張尤敬契。為作蕉雨軒記。謂東山靈秀。鍾於一人。繼文正而起者。舍公其誰。然自庚午迄癸卯。九入闈。不售。雖一薦。終以獨諱被逸。晚年遂絕。

意進取寄情著述。誤毛詩訂韻五卷。謂四聲起而古韻亡。韻補出而本音亂。古韻之亡。亡於強分。本音之亂。亂於強叶。因取音之本不待叶。與叶而未安。及有反切而無音者。一一詳辨之。所以正吳才老之謬。而補紫陽之闕也。輯東山志十卷。志一鄉之文獻也。自來操志柄者。大率苟直逕進。蠅壁改觀。究抑誤漏。不可殫述。公採摭雖僅止一鄉。而秉公矢慎。振滯黜詎。期徵信於來世。凡三易草。八歷寒暑。而後竣。又為俗禮解六卷。謂先王以禮範俗。禮失而求諸野。俗之所沿。安見非先王之所遺。不容以俗忽之。爰為之解。將引今而反諸古也。然獨不喜講學立門戶。嘗云。近時學者。於紫陽鹿洞。稍窺影響。輒樹旗鼓。屏陸斥王。以資浮論。於身心究何補。故公平生不事標榜。唯熟體人情事勢。知明處當。求無拂乎大公之理。與吾一心之安而已。既老於諸生門下。受業者日眾。窮日夕講授。娓娓無倦容。書藝之外。必舉古今忠孝節廉嘉言懿行之可法則者。以為砥礪。故出公門牆者。文行多斐然可觀。公天性孝友。當母夫人病革時。公讀書滄溪。歸不及奉侍湯藥。深自痛悔。哀毀踰制。少患目。至是左目遂失明。已亥丁外艱。執哀如前。服既闋。遵諱辰必蔬食。如喪時。季弟負官。適公粥肥產代。僕幼弟夫婦早死。為紀喪葬。撫其孤。曲盡恩意。公操守耿介不苟。故事廉職司廉核。多阿徇。公一持以正。或病其迂執。公笑曰。即謂之懷刑。不居然君子乎。雖以文受知。

當事或堅請入署。唯從容論文史間。及鄉邑利弊。無纖毫私情。癸卯張公聘充房考。馳書欲有所屬。力却之。屆期遂以微疾不就。試其立身峻潔類如此。既考授教職。例得先用。或勸之速就。公泣然曰。始吾急於功名。冀稍伸素志。次亦不失祿養耳。今吾親安在。而吾且博此升斗為也。且今之擁鼻比號師儒者。丐涎沫於豪門。竭脂膏於窘士。尺帛之報。澆市僧以生芻。寸南之通。列海商於講席。名檢蕩然。莫此為甚。而吾乃廁身其間。不重玷吾先人耶。竟不赴。庭訓極嚴。子秀嵐初學詩。習昌谷體。公大訶斥曰。汝質薄善病。而鏤肝鉢腎至此。汝欲為李賀。將使我為白傅耶。遂禁絕。不令作詩。及秀嵐績學有得。乃更喜其善吟。咏曰。果爾。且駁駁大家矣。公為文不事鈎棘。精切昌明。期於達吾意而止。詩不名一家。自然冲淡。風格在唐中晚間。有蕉雨軒詩文各一卷。學者稱蕉軒先生。易簣之父。秀嵐泣請遺訓。公曰。子何言哉。吾行七十。內外無失行。一樂也。家貧不給。佐以脩脯。未嘗一絲累人。二樂也。粥產償弟。通室人無謫言。三樂也。一子能守遺書。四樂也。唯恨白首殘落。不克成先世未竟之志。然亦命也。子何言哉。微哂而逝。時甲寅十二月十九日也。距生康熙丙午十一月初九日。年六十有九。乙酉歲貢生考授儒學訓導。配吳孺人。處士銘海公女。子一。秀嵐。府庠生。娶葉氏。繼高氏。孫三。士杖。娶馮氏。次士棿。士榛。以乙卯三月三日。卜葬於東山洪畧嶺。

之東麓同里布衣陳棣謹誌其墓而銘之曰

志不達懷可卷養莫遠涕而泣立言即功隱彌顯洪鼎輝輝瘞瑚璉萬古青蒼孕碑

李眉山生壙志

厲青山人李鏞字鐵君號眉山奉天鐵嶺人司寇蒲陽公季子也髫齡通四聲辨小
篆長更儻初筮仕輒罷去山人勤讀書不事生產好遊覽山水嘗歷楚蜀晉魏齊
吳越南薄海北絕大漠東涉遼有所會心輒沈吟延伫或窮險極幽捫捨放失遇有
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晚遊盤山愛其幽邃買田徙居築斗室曰曉菴著焦明賦以
見志癖嗜茶所至奚負鑪以從每茶煙起樵者咸識之曰山人在是也山氓望焉界
以田不課租果麻熟恣取不設禁兼周其乏乾隆丙辰慎郡王暨少司馬德公沅舉
山人應博學鴻詞試不合又罷去山人謹持躬然慷慨尚氣節鄉里不平事得一言
輒冰釋孝子朱燉貧不舉二親喪典粥濟之與長洲劉震吳縣陳淇友契其歿也各
經紀其喪歸劉櫬於吳嗟夫山人其古處者乎山人方頤修鬚莊凝如畫工詩古文
草書旁及術數著尚書春秋解及尚史共數十卷藏於家自傷年近六十未有子預
為生壙因余友祝君游龍走書數千里屬余為志祝君非妄許人者遂本山人家傳

志其略。且為之銘。銘曰。

盤山之谷。雲霓。巖山人不來。谷虛待。谷音楚然。山人因嵐光掣電。虹夜隱蒼蒼。碑辭宿星斗。石可泐兮名不朽。

康對山救李崆峒論

李法

李崆峒之以瑾構獄也。時瑾獨重康，修撰海願不少得其辭色。李自獄中出片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可以救我。其內弟左國王又為書上康子。康不得已，一詣瑾說出李。踰年瑾敗，康坐此以瑾黨黜。天下寃康者皆謂用舍不足為康輕重，而其如瑾死何。則救李之貽戚也。夫李而果可不救也，雖逆知後日之無事，雖詣瑾非辱而且有害。不救可也。李而果不可不救，果非我莫能救，且不可不自我救。雖逆知後日之誑誤，而又何可忍而處也。况目前一言之辱，何恤耶。鮑救管而功在王室，李白救汾陽而功在再造，救之所關大矣哉。况以李之非罪，而必謂逆瑾之不可一通名，彼易所謂見小人無咎者，謂何耶。夫李亦不幸而未得竟其施，成就如管郭，康亦不幸而被誑。遂若康之終身於一友焉者，不知救之之大自在也。且夫禍在剝虜陽德，斷喪爾真，乾坤何等時。刑戮加於君子，而威福出於閹豎，是倒置之甚也。倒置者，天下古今之所大痛，而非一言一友之厄。仁人正士，挾可拯之力，各一引手之勞，縱忍不為天下惜人才，甯忍不為國家計傾危，而猥淹淹焉徘徊於事後之利害，與輾轉於一己之身名，是豈猶有天性者。曾康之偉而出此哉。且當特猶幸而以瑾至惡，尚知雅重名流，故一贊李而瑾動，瑾動而李出，李出而康之禍亦止於免官，止於瑾免之未洗耳，設

更不幸而瑾持方煽之。焜懷必欲甘心之謀。怒不可再。拚之鬚。愼而不聽。惡聲相及。賢人不甘。置之則恥。於為義之不。力爭之則且至同禍。珠連玉焚。是固為天下而然。一如斛山之獄。救而先斃者兩人。則亦事勢之無可如何者。更不幸而瑾誅時或誣康以可誅之謀。與瑾同收天下。亦無代為免之者。而我非黨瑾亦自心可贖已耳。謂對山之偉。而必淹淹焉。熟計而不敢出。天下事尚有可起而任之者。哉。況對山之待瑾。天下共見之。是可。不辨而明。黨瑾之死。固知當事者之借端相傾。蟻之以性生之所甚。遞加之以羞辱之所不堪。以了其平生之意氣。而使之不可復揚。不然。一名刺之外。更何所過。竟坐以黨逆而不解乎。而康之孤介浩然。掉頭不置一喙。此又豈斤斤於黨與不黨之未白者。必時事之大有不可於心者耳。不然。而朝士非無辨之者。並非無薦之者。而康終不起。詩酒聲色。日以自穢。示必不可用。則何耶。乃論者猶謂康救李而李不辨。康以是為李短。嗚呼。康不屑自辨。而謂李辨。辨豈李之所不欲。而自康視之。不反。况康小康。而以私恩相市耶。且李而能辨。當時辨之者不既多乎。豈待李而後辨者。况辨之出自他人。則為公。而且不行。辨之自李。則疑於私。而欲當事者之帖然。許允耶。此亦可以觀時事矣。夫康之寃。時既多白之。明史又白之。又何必論第論其心迹。謂所救之大。與鮑叔李白同一舉動。而尤難其肯以詣瑾之為甚。

遠而特惜二公之成就未遂耳。且欲使世之論者毋僅謂交游閒事而且嘖嘖稱康
寃又嘖嘖以一詣瑾為康之降志辱身也。

修杜工部張太微祠堂記

韋曲繞皇子陂而東一帶崖赤如日曰少陵原唐工部杜子美之所以得號也原荒
一溪東來水田如繡水曲有村曰杜曲公家十一宰相及諸貴所生處是則公里矣
而世傳公生於襄城或亦有據然貫仍杜而家仍杜也杜曲西去近牛頭寺半里許
有祠於荷汀柳帷間祀公春秋某十年前搗友自牛頭來謁入門一水才餘遠階過
聽之冷然疏竹十數竿壓垣拂牖片石苔蘚交翠是真詩人之祠歟迨登堂禮公
像見其偉軀赭面大不類苦吟者則工之愚不足與責也於是有形骸應大瘦之句
而公前敢言詩口占不受畫而友顧錄之去以為然然像又剝落塵垢殊不似牛頭
之金身都麗也左楹小像青巾皂服蒼秀而髯南面西顧袖左掣則明詩人張太微
也與杜分案配饗而頽垣欹柱破屋照天白日黃雀不肯畧相避俾遊者悽然不忍
親二公清苦狀且野人僮父卒多題詩祠壁雅抹蚤貽備極唐哭不堪態奈某與友
客也况無錢莫為修葺塗墍計今歲公里長者與韋杜遊歷諸後進及太微之裔某
來謁而咨咨而謀謀而言於邑令令言於憲憲某公曰嘻余至之矣三楹幾圯而四山

窺面也。余讀二先生詩，奈何視二先生之不屋處也。夫杜雖齋志未竟，所設施而才
猷忱悃，見之歌詩，與身所行事，無一不可為後人師。唐無儒於盛唐，其最公矣。張亦
偃蹇不顯官，挾持遭遷，為杜具體，非徒文章德誼抗一世。鄉先生歿而祭於社，永風
教也。况二公之大耶。是予之責也。然俸薄不任費，獨若干。示縣支正項若干。然不可
多。亦獨若干。更欲大之，則諸詩人之囊尚可一索乎。多寡惟稱，毋相駁。視其所以
為工。於是凡鳩工若干日，而後乃今祠果奕奕然也。擴故所居三楹為五，稍幽邃。日
風雨弗害也。側列東西廡各三楹，門屋三楹，為祭時衣冠地。及詔牲冪酒諸有事所
常則為騷人遊士所盤桓。杜像命工圖華州西溪亭子所祀者，儒冠古貌，眉間微蹙，
存忠君愛國憂張仍前儀坐東楹，各為龕，高不及棟，不純彩。東廡北楹置櫃一，實二
公集其中。西嵌石於壁，勒二公生平無遺失。俾遊者覽焉。階下水石，梵三折，繞西廡
南側穿墻出，南折至門右，鑿地灌為池，兌其餘。西流池緣以柳，中宜荷。前後各植竹。
橫池輦終南石橋其上，躡之乃至門。周祠地若干。求公裔蒔藝，及張喬視祀伏臘忌
且時補葺之，致勿類事竣，刑牲饗二公。咸明府及諸後進皆在。執事有恪，為辭三章
侑之。已乃錫諸石，志不忘。按杜祠創自嘉靖間，以太微言於官，與董祠同年。建祀太
微，固其學亦其功也。康熙初，邑宰某重修，為記詳顛末。夫工部之學在人耳目，人皆

願尸祝之。而前碑又備言當祀狀。茲故不再述。太微長安人。徙樊川。字孟獨。諱治道。由進士。歷部屬。有聲。願與時多忤。拂衣歸家。無長物。往來終南韋杜間。詩文與浙西漢波諸子埒。詩以杜為宗。生平推空同子為杜後一人。而世謂太微諸人。其亞云。辭曰。

風之御兮雲車。駕青虬兮叱流霞。蹇誰留兮夷猶。折若木兮披日華。道前路兮從續。紛儼步武兮周遮。古衣冠兮雲容。宛道遙兮少陵下。

禮以養人為本論

王會汾

盛王之治必以禮為先者。非徒樂其威儀之美。度數之繁也。必將有不容已於天下者。而後制之以為法於天下。此當世所以羣馬樂趨。至於傳百世而不泯者也。蓋自古教龐淳厚之治。非一切法制禁令所能成。惟探乎風俗人心之本。而一一有以維持而固結之。然後斯民可與為治。而不可與為亂。漢儒劉向言禮以養人為本。請論之。夫民生一日不安。則天下不治。將欲安之。務先養之。而養之之具。將安出哉。民具血氣。心知之性。而即有聲色臭味飲食男女之欲。隨時而動。逐物而遷。凡可以養其身者。無弗致也。逞嗜欲而侈忿爭。力勝則相搏。智勝則相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蓋無幾耳。聖人以為聽民自養。而不使之善所養。則四肢口體皆足以傷生。而害性欲使去危即安。是孰有善於禮乎。禮也者。內主於敬。而外極其文。敬則有所不敢。而情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焉。文則有所不可已。而一切周旋進反等級隆殺之間。必為之立中制節焉。凡其委曲煩重。皆世俗之所謂拘苦而難行。迂濶而不情者。而先王必曲盡夫精微。用以柔其傲氣。防其憤心。閑其逸志。流示於耳聞目見之地。而漸漬於肌膚性命之中。誠懼隄防一虧。而斯民將有一旦卒然不可救之患也。夫是以智者循理。愚者守法。兵革不用。天札不興。其始甚難。故其終有所甚易。其始也。鄭重遲

回而不敢以驟合。故其後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先王所以蟠結人心。綱維世俗。馴至於大順大化者。恃此而已矣。荀卿曰。禮者養也。人徒知鴉梁五味所以養口。椒蘭芬藻所以養鼻。黼黻文章所以養目。而不知恭儉莊敬。乃所以養安也。萬物安。民生遂。型仁講讓。舍禮無由。是故王者貴焉。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姦。非顧不用也。然禁之於已然之後。不若制之於未然之先。故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罰所以助治也。廢所恃而立所助。豈得謂知本者哉。夫鍼砭但施於一時。而芻豢實供於朝夕。未聞藥石之可代膏粱也。賈生謂導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治亂分焉。董子亦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功。陰常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諸儒之說。足以相發明。養人者亦務求其本而已矣。

登華山記

喬光烈

嶽有五而太華之神秀冠於嵩衡岱宗。山海經謂其削成四方，高五千仞，峻極天表，險絕人境，稱名山之宗。嶽東南西南凡三峯，其南峯為蓮花，視兩峯高逾甚，然自下望之，三峯隱合，常如一峯。隆隆正起，若古章甫冠狀，必登其巔，則分明對出，類菌蓋也。數瓣折，故謂之嶽蓮矣。前世入華山者，多以為神仙之遊，自韓退之投書與家人訣，傳者爭畏其險，或裹足不敢往，客有至者，徘徊其下，仰望而已。顧予觀元明時王履道以下，及袁中郎李之樞十數公，亦常徑游，亦各有記，讀之喜其與於境而奇於觀也。意恒軒軒動，特未暇一至焉。乾隆十一年，守官同州，以事來華陰，抵嶽祠，祠起漢世，規模壯鉅宏麗，稱神明之宮。怪柏森立，多數百歲，有最鉅而中空者，謂植自唐開元中。云自祠南行近十里許，有觀曰雲臺，宮曰大素，皆道士所居。宮南又幾半里，得郝氏園，園竹數萬竿，交翠蒙密，不見日影。坐琅玕林中，宜奕宜飲，宜布簟卧，而尤宜於暑。盤薄久之，不知外事之若忘也。自園至華山峪口，有玉泉院，傳云宋處士陳搏舊所居，搏既仙去，其徒以搏嗜睡為之像，若偃卧者，藏院中以奉焉。院有怪石數片，形如蟠龍，清流繞其側。古木虬枝，婆娑偃蹇，院中人曰：此無憂樹也。會日且暮，遂止宿院中。因問道士登山若何，為具言崎嶇倍屈，上下奇險，及見聞諸景狀。明日蚤起，從道

士食訖即引三四人出院行凡五里入第一關又四里至希夷峽陡崖百尺人穿石洞中行既出峽西折四十餘步為第二關大石中分狀如關門類斧劈者又三里至抄羅坪坪勢稍夷曠由第一關至坪多幽壑曲澗而張超之谷車箱之澗種約之坪壺公之臺在山麓者皆左右繞焉踰坪而上為十八盤以山最陡巔必旋盤十有八折乃得升故以名之盤既盡為青柯坪地坦以舒草木鮮茂中列祠宇有館曰青柯計距玉泉已二十里矣登岳者至此甫及其半必坐息少休然自第一關來雖崎嶇塞側尚可僦土人之健且習於險者以籃輿舁至坪所過此則千尺巉一峯直上中陷如窟步不得施水經注謂之天井者也非易裝短衣仰挽鐵絙趾蹋絕壁如猿猱攀援度終不可能上以故游者憚其艱至青柯坪往往輒止余既度嶮仰見天光如從井中出為之汗流力疲勉而前歷百尺峽峽險如嶮東北行二里過二仙橋見鐵杙橫貫壁中上架木板為飛梁下瞰無底度者面崖攀鎖屏息瞑視踐板以過板不盈尺躡之板振然益危惴念昔時鑿懸度施設窮人力疑鬼神所為自橋益進為老君梨溝為閻王碓蒼龍嶺兩山中斷溪深不測有石若橋者南北相屬通往來徑凡長二丈許形橢以削類天台石梁望者心悸然必度此乃得至嶽上余既登太頂謁顯靈宮觀玉女井仰天池即園經所為太乙池者水繞一泓冬夏不盈耗顧瞻仙

掌指拇朗列如抵如擊俯視瀑布從百尺映下垂玉虹沈沈倒銀漢而挂天神矣遠望河清細僅縈綫其南連山奔峭如海濤起沒無際莫知紀極尋朝元洞洞口風環謁出吹寒凜毛髮不可入乃止初道士為余言嶽多巖戶洞室仙靈秘跡在焉其景杳幽殊異非數日留不可徧窮余牽於事視日已中昃遂取道還循峽緣嶮復下至青柯坪上傾其傍有所為迴心者不自知向之勇於往而忘其矜胎也比甚暮仍還止院中翦鐙取酒興益清曠不復思睡風泉竹樹吹萬之聲煙暉日景變眩之色岑蹊岫徑窈窕之趣洞姿石態詭傲之觀磴危梯澁縋曳之險凡升降上下之得於嶽者悉集乎前若目猶載之意猶領之也遂濡墨綴筆而記登嶽

游磻溪記

磻溪出寶雞縣東南雞峯山下水經注所謂渭水東逕陳倉縣南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右則磻溪水注之者也雞峯蔚然深秀林木茂美中多神祠每歲方春游者自遠而至溪涓涓巖石下已乃漸廣約里許有石特起俯溪上高若建屋其巔寬平如臺可登下瞰泓澄含翠浮碧淨鑑毛髮慄然以清世傳太公避紂常隱於是而釣焉攷太公少壯時屠牛朝歌賣食棘津其地皆去此絕遠而後乃釣乎此豈其轉徙間關晚從羈寓以來此嶽其起為文王師相遇實以釣文王始居岐既而遷郢終乃造

鄴郡則汲冢書所為程者遠在豐西岐又在郢西距磻溪近故得獵至其地而史編之卜後車之載意尚當在文王治岐時也傳記率云文王得太公年已八十莫不感其事之奇且歎其遇之晚然公封於齊百有六十而始薨則方其釣時適猶其壯何晚之云哉諸書或言太公釣以直鉤或且謂彼假術以說文王故三百六十釣廣張其辭用相聳動大抵皆不足信要當其時避跡遠去以匿於山澤而坐磐石歌淪澗於是溪之傍因以託其志雖千載上其風尚可得而想見者焉呂氏春秋謂太公釣於茲泉剖魚得璜玉蓋溪即不韋之所號茲泉者又以知其名之異也石傍有太公廟廟甚古昔時游者多賦詩刻石置廟中然問之土人溪竟未嘗有魚非徒釣不可得未知太公釣時然耶否耶溪逶迤北流凡數里入於渭水

游龍門記

龍門天下之奇勝也河自積石抱榆塞東行折入中國至保德天橋峽高若建瓴又數百里過宜川縣地漸下而平勢亦漸緩又百餘里逕河津韓城兩縣間有峯闕然傑起夾岸東西對峙劈立若雙闕洞閣狀是為龍門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之上口宋李復云禹鑿龍門起於唐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以至此山又夏書言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諸儒釋禹貢遂以為凡龍門西屬韓城

者。即梁之南山。而其東在河津。亦即壺口之別峯。由數說論之。則所為龍門者。當不止在是。然以河之入塞而南下也。其左右皆東以連峯。石壁峭立。如鏢如峽。與洪流相複合。河亦刷攝盤轉其中。凡千百里。至此山開岸澗。豁然分闕。若由堂奧。忽出戶外。因以弄放擺蕩。噴風竄浴日月。而又以其兩山分在秦晉者。合為一門。然則舉形驗名。龍門之稱。宜獨在此。山屬河津者。東距縣郭二十五里。傍有村曰神前。游者自村入。約半里許。至山下。循麓而登。皆石級屈折。有亭數楹。頗華敞。少休坐其中。以望河水。浩浩下注。去不可窮。舟楫往來。輕若鳧雁。已而躋其巔。上謁禹廟。廟傳建從漢時。雖歲月不可攷。特其殿宇椽棟。崢嶸巍壯。古色動階礎間。其地益高。睥眦尤暢。望龍門西山。半在韓城者。有如浮圖。矗立瀆河岡上。為河樓。樓西亦為禹祠。雖河流中限。而勢近相接。其峯紺黛翠。與神宮丹碧。林木村墟。煙暉霏景。悉收乎舉矚之下。而禹廟正南一峯。岷堯特起。如虬龍奮矯其首。視諸山尤峻出。上復有樓。或名之倚漢。升而縱目。遠近數百里畢見。望河自壺口來。纒若一綫。漸澎湃。大至簸撼岸谷。而龍門西山之北。有石橫出河中。若與其流相激截者。三河磯。且怒濤浪蹴。世稱龍門為禹門。故爭傳禹門浪。自禹廟緣山西南行。有石崖聳峭。俯臨孤出。橫覆河上。或鑿壁架木。為飛梁棧閣。構樓其間。可從樓中緹汲河水。以供茗飲。蓋昔時好奇者。

所為其西南偏距門稍遠有石如小邱與山斷不相屬凡河水盛至則分繞以行傳為禹所鑿則土人之說云游既已還憇亭中顧容而笑曰夫世言佳山水誇觀游之奇浙江湖匡廬瀑峨嵋雪洞庭月供賞悅而快登覽者至矣余於龍門更有進也思禹功而懷明德觀表裏以壯山河分控秦晉之雄險阨形勢之要彼匡廬洞庭僻在西南者曷以有是耶況乎登東山之巋然俯萬景之前陳何雪與月而云勿宜而特夫游者之未數數至也余前守同州今來河東龍門並隸焉人與地似若有夙契者因得畢游以極其觀暢其趣用書崖石識歲月云爾

招壑里記

招壑里在寶雞南萬山中去縣郭絕遠為人跡所罕至乾隆初余令寶雞按縣版得其里名以問吏吏曰是僻處山谷與外邈隔前來官此者雖出行縣卒未有一往其地蓋畏其荒險而憚崎嶇也余顧謂吏知縣事者凡山川里居土風氓俗其遠近多少饒瘠若為澆樸宜周覽自省麗於政甯險遠自惜耶顧往寶雞居無何屬當巡行因戒吏卒往里中出郭渡渭水至南山下山盡閭勢不可進見兩崖間忽銜坵若扉半啟土石中裂類斤斧劇刻所成然狹逼甚望之疑徑道無所通吏前告曰此往招壑路也余勇而入視其間纔容一騎行導從不得列羊腸佶屈蛇盤紆迴宛轉循岸

壁仰視天光如在井底度行且百里已日暮無止舍得里人穿室山間為神祠者僅一楹就休其中明日復行約五六十里許連山皆分境忽大闢平原廣陌井聚廬落悉見馬首意方豁如吏曰即招壑里矣里舊編甲凡六居者數千家其地宜五種而菽麥尤盛其舍與吐腴而田多膏壤故歲常登其材木富而桑柘菓蔬足於資其俗安於耕蠶供衣食吉凶里相婚媾鄰尚和樂而寡訟鬪居其間者蓋幾若自為一世然亦以其去城郭之遠而縣邑之人常不至也以其絕去華囂之風而久安樸愿余少時讀桃花源記特以為出於作者之厲言及觀於是始歎與淵明所云未有異者雖然向使余怵於吏之所謂難往者卒亦如前為令者之勿肯至亦烏知其俗淳境美有如是哉里中之民自少至老既未嘗以事涉縣廷見官府其賦稅亦不勞催科凡田舍市易不為券契以口成質而已亦訖無變者嗚呼是猶太古之餘而樸未散歟特問其人多未嘗讀書識文字孔子與冉有論衛庶以富以教余於里俗之美而歎其不可無教也於是為造講舍凡六楹買田五十畝擇諸生良謹者為之師使詔其子弟以歸於學俾禮義益明而孝弟睦婣成俗愈厚為令者與父老倘尤有樂乎是歟里之四周皆羣山包環聞其西入山道路險窄若余自寶雞至招壑者凡數十里中豁大谷復為墟井自此可達鳳縣其東山徑亦如之凡百餘里至岐山縣北出

為五大原。昔時魏延語諸葛孔明欲以五千人出子午谷直抵長安。即其處也。余既去里中。後牽於事。數欲再往。不果。思其俗之淳。與其土風之美。蓋久之不忘。因記焉。以告後為政者。

伯珪公家傳

公諱一琦。字伯珪。余高伯祖也。父懋敬。嘉靖乙丑進士。官廣西布政使。公生而英異。及長。容貌奇偉。若世所畫漢前將軍壯繆侯狀。見者咸畏敬之。膂力絕人。無敢為敵者。邑中有石坊。高數丈。常乘馬過坊下。以手援坊。足夾馬起半空中。久之乃下。又常坐舟中。舟甚巨。引足抵其舷。舷裂。其勇自天授如此。常嘆喟曰。吾聞孔子力能翹國門之闢。今庶幾哉。然性尤倜儻。喜任俠。既以家世貴盛。凡所行事。落落自異。動一縣中。以故眾相謂稱喬公子。公子益壯。名益聞。或勸公子藉方伯之緒。蓋折節讀書。取科第。致仕宦通顯。何但事豪舉為公子。仰天笑曰。吾故厭儒生。呶呶帖括。幸得冠晉賢。佩印綬。輒謂謂意足。不中世用。所素樂者。伏波將軍以馬革裹屍。真大丈夫志耳。因去學鉛鈴。益習擊刺。中萬厯癸卯武舉人。未及仕。偏走之四方。交其豪傑。於是公之名播著南北。當是時。明使劉綎為大將。出山海關東進兵。公適在燕京。聞之大喜。曰。此吾自見時。匹馬佩劍走追緹。從戎軍中。綎亦素知公。恨得之晚。而杜松者老將知

名引兵與緹俱。聞公已在緹所。明日過緹。賀大將軍幕下得無變。士緹兵期日將發。與松等約分五路。擇善戰敢死氣無敵者為軍鋒。以問左右。未敢應。緹忽曰。是無如喬公子。即於眾中。署公遊擊將軍。配以壯卒五百人。命先入通道。承令即日行。有盛勇者公僕也。亦健勁善鬪。執麾以從。公與五百人既發。鼓奮而前。遇敵大小數十合。擊殺無算。敵披靡引避去。公入險地。已數日。怪大將軍兵不至。疑有變。遣騎還探之。則杜松兵不俟緹驟進。墮伏中。軍盡獲。緹亦敗沒。公大驚。然意緹或尚未死。即遣兵求緹。而敵數萬騎方戰。勝甚銳。爭遮圍公。公轉戰至滴水崖。遇緹部卒。始知大將軍果戰死。傾視所帥五百人。皆死於敵。無一存者。唯其僕獨從。因顧盛勇。吾出關遠從大將軍。本欲立功萬里外。今事乃若此。雖然。吾不可負天子。遂下馬望京師再拜。投崖下死之。勇痛哭殉焉。而公所乘馬素駿健。見公與勇既亡。馬亦自墮以死。事聞。贈公左府都督同知。建特祠以祀公。善為詩。尤工書。方為公子時。以累入獄。即於獄中學書。書如懷素。比歲餘出獄。而書大成。得者爭寶之。而盛勇者有妻曰蘇香。其父母聞勇死。以香少。欲使之嫁。香不肯從。亦自沈於河。公有子一人曰桓。亦以萬厯壬子中武科。仕至中府都督。贈太傅。論曰。公以豪傑之姿。宜樹功立勳。顯為世用。顧歟於一戰。使不得盡其奇。殆天實厄之者。然平生素志自許。固已早矣。其致命抗節。毅

國朝文匯

卷七

二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烈慷慨之概關東人至今尚能道之或過所投崖側率歎歎太息不能去曰此故明
遊擊將軍喬公伯珪盡忠處也於戲公真得死所哉

吳鉞傳

周煌

君姓吳氏諱鉞字炳臣號左黃固始人父士能庠生君生三歲而孤既長貌魁岸多力性剛直遇鄉里不平事多為人排解武怒色爭聞母命輒涖服不敢言履躡于場屋乃納粟得主簿分發四川署彰明彭縣典史借補營山縣典史乾隆丁亥戊子間滇省方用兵兩解牛馬赴滇軍功加一級三十八年正月大兵深入金川委守空喀糧站調澤耳多糧站君精神周布遇事敢為官雖卑大吏倚重俟功成奏且破格用六月十一日賊犯木果木大營大帥死澤耳多去大營以東澤耳多以西松林溝赤里角溝站俱被奪聲洶洶賊垂至有勸君走者君奮然曰吾奉命守此與站存亡分也與吾共殺賊者骨肉也因拔所佩刀立木城旁曰敢言走者斬眾心稍定迨賊至君率兵及夫役等相接殺賊勢稍潰俄望見飛騎四面如雲集自顧敗殘士卒餘無幾流矢火光繞木城環相攻也曰死耳死耳余官雖卑恨不能報國矣遂被害被害時猶徒手殺數人血淋漓遍體事聞贈鑾儀衛經歷入昭忠祠蔭一子廷淦如其官

贊曰方金川未平時余以公事奉命赴軍前聞人士言木果木之變諸君死事狀稱吳君死尤烈比還京與君從弟香亭太常言之因為余述其生平如此殆忠孝出

於其性者。然余與君叔為同年友。知其先有以武功顯者。今君文吏且小吏耳。而卒能殺身成仁于以光國典。而無愧于其先也。嗚呼。可不謂偉男子哉。

書鳳陽紀事後

程廷祚

族祖孝威司空公，以文章氣節著稱。先朝之季，廷祚來京師，公孫少京兆赤浦，示公所著鳳陽紀事一編，拜而讀之，有感焉。廷祚竊嘗未解於有明之亡也，流寇以烏合之衆，弄兵潢池，何至橫行中原，陷城邑如摧枯朽，而莫與爭鋒者，以是編觀之，略可睹矣。夫鳳陽於明為中都，即漢祖之沛豐，光武之南陽也，不然，則江淮之屏障在焉，豈有賊矢將及陵寢，而留守諸臣顧相視晏然，等霍壽之警於秦越，無怪乎過天星之來，窈然如入雲空。谷明之諸臣，議論未終，相拒僅三日，而安危頓異，巢傾卵毀，禍敗之酷如此，其甚也。尚謂國有人乎？宜是編之歎恨而不已與？先是南京大司馬呂維祺上疏，請救淮撫楊一鵬，預備鳳陽防賊，東犯方公請假南來，行次徐州，聞固始被圍，即知鳳陽之不守，賊勢之日熾也。其深識遠慮，殆與此同。既而輔民部公竭慮孤城，計安陵寢事，雖未成，君子悲之。若公之忠孝性成，兼資文武，豈下於孫傳庭、盧象昇諸公惜也。當日者，未得公以辨賊耳。時事既不可為，則舉家室以委之卒之母，妻同時遇害，殉難最烈，而終不以責非守土懷怨尤之私嗚呼。如公者，亦無負於人國，而可謂賢矣。廷祚深幸是編之存，可以考鏡當日情事。見公之本末，噫，當鳳陽之陷，何時也？公以二親在，挺身入不測之中，如蹈水火，語及長陵杯土，即引義不屈。

抗逆賊虎狼之威後之覽者猶將見公之鬚眉於行墨間也。

遊周橋記

康熙辛丑閏六月二十四日余自清江山盱公署適周家橋踐約也周橋距清江百里臨洪澤湖為山盱張輝旄使君防禦之地使君瀕行謂余曰待炎暑少霽吾與君為湖上遊同行者門人張希男兄弟是日晚發余乘肩輿希男兄弟皆騎從殘月在地疏星歷歷所經村原皆曖昧不可辨惟蟲音四布野水縱橫與茂樹相遮映晚風過涼羅衫若不能禦時秋立旬日矣過板橋下有水甚淺或曰此鹽河也當時曾通鹽艘地為道士莊行稍遠朝霞已掛林表初日漸上至武家墩凡行二十五里初淮水發源桐柏諸山水騰湊之下流益大至於盱泗之間又水會也羣湖潯潯淮水過泗州南其西北東三面皆湖動與淮合當其衝者東淮安郡城南高甃西則泗州田廬常受其害高堰之築所以障水勿使東南由來久矣又自宋金以後黃河南徙合淮入海而淮弱黃強明人乃建蓄清敵黃之議以治運道本朝踵之康熙三十九年大修廢壞盡塞明之六壩六壩舊在周橋以南明代所以增建石隄長百二十里淮水乃與諸湖匯成巨浸而洪澤之名特著據山陽盱眙桃源清河數縣界三方不得外洩兼力北趨以與黃會運道始利東南諸邑受其害者亦得復事耕鑿而泗州陷矣於是洪澤之水

儼如洞庭彭蠡。夏秋汎至。滔天浴日。設壩以俟啟閉。設官以嚴防守。歲費鉅萬。洪澤大隄。北自武墩始。水中柳林。綠亘甚長。治湖官取材焉。柳林盡始見大湖。自武墩行十五里。至高家堰。湖水湧洶。高踞上游。東望郡城。勢若建錠。聞西風欲狂。無不服業者。是日風自東南來。猶澎湃有大聲。壩外衝激。飛起如白煙浪花也。駐車徘徊者久之。此地有郡佐公廨。遂至第二隄。隄在大隄內。兩隄間有小河。治湖官運料所由。自武墩直至周橋。不通外水。飯罷。遂駕舟於此。二十里至老隄頭。又二十里至高良湖。地有禹王廟。為高堰山。分界處。先是隄守湖汎俱統於高堰。郡佐自重建新工。山盱之名始立。由高良湖至周橋。又二十里。河既不通外水。漕行交橫。倖結不散。多赤蜻蛚。色皆成硃砂。往來岸草間。甚疾。從者以手取之。垂及其翼。即颺去。抵周橋。日已西。本水鄉荒署。宦此者。舂鍤版築外。俱不問。張公以世胄甲科奉詔來防險之餘。於一方之甘苦無不恤。且率其子弟而教之書。余行小河時。聞舟子語。多德之。暇則賦詩垂釣。為樂。官署西控大湖。三面俱挾平地。村人環而居。後有方塘。產菡。即小河委也。公臨塘增土為臺。上構茅棚。每日夕披襟而坐。涼風颯然。極目曠野。彌望村火。互舉上屬天星。余既至。本謂信宿而歸。公留頗殷。因得備嘗其樂於茲。其明日詣湖上候落照。又明日曉循大隄而南。觀古溝大壩。及茅家圩首壩。次壩。凡治湖

者既作石隄於隄面均折處患其受浪為壩以殺浪勢障石工歲修焉隄上復壘土尺餘名子隄增隄之高余所見諸壩皆極整肅張公修也是日至減水壩止壩側為夏家橋又明日早登大隄朝日未吐斜月尚輝水氣天光混為一體煙開帆轉萬籟猶疑恍然若置身圖畫矣又明日復至減水壩減水壩者三面皆石工設之以洩湖水水長至是輒流故名若是者三所壩內亦民間開田歲值水小則耕水大則棄之水之出壩也勢極汪洋儼若一湖與高郵寶應諸湖相接於此乘小舟直過減水三壩水中垂楊如椏濃綠相引舟行紅蕖如遊蜂之食花上凡減水壩三所南北各有土隄民間修築北隄山陽南屬盱眙隄內皆田設有潰決則盡吞於湖水余客周橋張公適諭百姓守備且助薪木是日遂至天然壩公先命設飯於此山色湖光直上几席涼風穿柳陰而度四顧甚樂不能歸此為天然北壩仍有南壩余未到俱時啟閉以蓄洩者至隄家壩地勢漸高而湖隄盡矣自公署至天然北壩幾二十里歸署後仍停三日時殘暑猶熾晝長無事惟彈棋閱射觀采菱凡余所游歷皆男兄弟皆從七月朔後一日與余還清江即自署內方塘入舟亭午抵武家墩登岸由故道而歸日晡矣凡周橋之遊往復不盈一旬長湖大隄俱到所不至者天然南壩以南而巳既而思之古今之紀遊觀者不一要其所以恬情必有在也今洪澤一湖地勢險

惡可畏周橋處荒隄白浪之間人跡罕到惡觀所謂層巒蒼翠縹緲靈境之秘奧畫船
蕭鼓醉太平之煙月者乎其不與於游觀之數宜矣雖然此東南之關鍵也生民是
賴運道資焉余得從賢士大夫之後周覽形勢詳其本末而山水自然之樂未嘗不
寓其中視謝靈運帥徒眾伐山開逕而所獲止於一邱一壑之美者余之所得不已
多哉初山盱高堰俱當大湖而高堰為難備邇來高堰水底稍高水勢趨下山盱石
隄又卑高堰遠甚故今較險張公云。

清涼山莊圖記

天地之大將任取其所有以極吾之遊觀而吾之樂烏乎窮樂之所以窮者以人必
求如金谷與桐川者而後樂則其樂必盡於是而天地之大無有矣若晴江先生清
涼山莊圖有異焉開卷連岡波陲小竹叢生流泉涓涓者徑始闢也老松數十株排
空振壑列踞左右者柴門啟也一人笠屐頽然而頽顏稚子以杖荷蒹蘆菴軸而隨
行者山莊主人也綺疏相望隱見於松間者山莊精舍也牆巖石為冰裂狀而有門
可入入門而大履眈眈旁有步欄可至別舍者為含清堂松林既盡錦石玲瓏矗立
前屬山隴旁繞芳援殿春之卉焜爛極目者為紅藥園翳松林而映紅藥者為西巖
草堂為待月廊為飲山堂前有平臺俯臨積水而石闌縈紆於其上者為綠齋臺山

色遠近皆碧玉藥桃杏之屬如綺組雜陳庭宇霏霏有春氣者為融霞臺雪山居其
前則竹樹陰濃突起高阜桂叢爛漫滿林葉赤如丹者為晚榮陂山房樓於林杪而
水邊綠以曲闌者其下為甘谷翠微之上揭煙靄而高峙時有白練遊曳者為掘雲樓
結構朴畧背枕秋林者為澹吟堂相近有石竇如牖窺之愴恍中有板橋微露者為
窈然洞已而梅林覆山偃蹇千樹水雪之色一望令人寒慄中有屋為江城老梅屋
林中有池為落素池岡阜隆隆而高茂林修竹蒙籠布蔭中有微徑如雲際斷虹者
其屋為雪翠居竹下有水迴流而清淺者為竹港兩山忽開其間沙水相翼有馬數十
匹馳驟翹顧各極其態者為石子澗相連者為白鷗渚為青莎坪為蒲塘橋俄而巖
石參差虬龍拏攫萬松高下森列者蒼龍岬也風濤湧洞而昏旦杳冥者松間草堂
也峰頂飛檐軒翥者歛遺亭也山麓邃然而深曲者雲根隩也蕉陰成幙碧梧交枝
而畫簾掩映其中者蔭玉山房也舊雨庵也接舊雨庵崔巍層構出於林表者凌虛
閣也爾乃層巒竦竦形勢極壯懸流噴薄於巖壁之上者飛雨泉也其泉下注復分
至流於澗壑者燕尾汊也二水之間凌空過遞者蒼煙岫也冠其顛者採月亭也山
勢至此豁而中斷夷為平曠散為浦溆則有若秋菰浦宿雨朝煙離離蔚蔚遊春者
續紛不絕則有若植霜圃有若翠茵墩有若依綠亭委蛇繚亘於花柳阡陌間者則

有若采花隄隄外則有若龍潭背山依林而俯龍潭而端然啟扉者則有若樂荷堂龍潭之上繡錯綺紛者則有若稻香畦耕牧悠然村居歷落而渺渺盡於平沙之外由依綠亭而下則有若芙蓉灣隔渚垂柳依依則有若平碧水榭自水榭而乘朱檻以至止者則有若蘆荻水亭蘆荻蕭蕭小舸或行或泊而冉冉極於浩蕩之際其上則雉堞回帶於崇岡江光帆影綠紗無垠而山莊之圖始竟斯圖也計長五丈有奇為岬為岫為陂為谷為洞為隄為墩為坪為潭為浦為渚為灣為汊為港為湖為池為泉凡山水之屬可名者十有七為園為畦為隄為橋凡山水間之可名者四為堂為草堂為亭為水亭為樓為閣為居為山居為山房為屋為庵為廊為臺為水榭凡廬舍之屬可名者十有四至於巖巒起伏煙雲變幻氣候往還以及竹樹花卉蘆荻水草流泉飛瀑徑路籬落闌楹之屬人物器具之類靡不窮態極狀大至無際細入微茫山水之奇園亭之勝繪畫之能事遂備焉蓋良工為之三年而後成嗟乎昔人網川金谷之樂曾足語其彷彿也哉晴江驟然笑曰吾甯有是耶吾意構耳以余觀之係山莊於清涼而圖之所有清涼不能有也殆將舉天地之所有於一圖圖此者撫有斯圖以有山莊即撫有山莊以有天地之所有故其樂易致而無窮然則晴江之意構不其大乎圖成而屬余記之以為非余不能記也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八

張九思字奉修，號洞井山人，湖南善化人。乾隆八年優貢，官寧遠訓導。有蒙泉文集、樹芝詩集。

閱篇

閱天備子集

明孝廉馮根公傳

程穆衡字惟惇，號迺亭，安徽休甯人。乾隆丁巳進士，官榆社知縣。

迺亭記

思樂園記

汝南宗祠碑記

史震林號梧岡，江蘇金壇人。乾隆丁巳進士。

記何山逸士

惲壽侯傳

蔡烈女貞仙傳

彭遵泗號磬泉，四川丹陵人。乾隆丁巳進士。

蜀碧自敘

八

楊展傳

八

劉道貞傳

十

鐵腳板傳

十一

王

豫字立父浙江長興人有孔堂文集

街亭之敗論

十二

與吳尺牘書

十二

夢華集序

十三

送沈樞屋還宛陵序

十四

張東直

陝西澄城人貢生

三十稅一論

十五

雒水諸險記

十五

強健齋墓誌銘

十六

蘇

珥字瑞一廣東順德人乾隆丙辰歲舉博安午舉人有安舟遺稿

重梓易譜序

十八

勞孝興春秋詩話序

十九

林果陽詩序

十九

倪承茂

字稼咸江蘇吳縣人乾隆
戊午舉人有頤塘集

樂園先生小傳

二十一

唐孝子傳

二十一

程景伊

字聘三江蘇武進人乾隆
至大學士文恭有雲瞻文集

琴園詩草序

二十三

書張釋之傳後

二十三

書曾南豐越州趙公救苗記後

二十三

董志叔

歿西泠

盤龍寺記

二十五

孫景烈

字孟揚號西峯校西武功
人乾隆己未進士官檢討

送張子德潤謁選序

二十六

重修姜嫄暨后稷祠記

二十六

石門縣主簿王君墓誌銘

二十七

國朝文匯乙集卷八

閱篇

張九思

邨有人柔如貓。護如狐。貪如豺。噬如犬。里之民患苦之。父老相聚謀曰。是若何。謂之曰。前數物者。父老知之乎。曰。知之。夫此數物者。之不能不並生於天地也。父老亦知之矣。置之有所。則不為害。今夫貓吾用之捕鼠。狐與豺吾驅之在穴。犬吾放之守廄。於是乎四物者。不能為人害。而常賴其用。夫貓與犬。吾絕其食。而使之宿於廄。鞭其首。而使之門於客。狐與豺。利其皮。而使之遊於禁。是物也。其能靖者。幾何。父老曰。善。既而連歲。邨中甯。姑胥乞者。家皆萬金。姬妾僮奴之奉。一呼而左右集者。十餘輩。久之不樂。去為乞。親故或醜之。強之歸。則怒。廣廈匡牀。不如草棲露宿之新夢也。烹鮮擊肥。不如殘盃冷炙之適口也。始其兄偕乞兒往。還則弟尼之。兄曰。第從我者。已乃相與言曰。初不知乞之為樂。若此也。吾聞之洞庭山薛翁云。臨蒸人曰。又有之矣。邑某氏子。父生之晚。愛甚。恣所為。不詰也。為納粟。名太學中。尋父沒。押里中。惡少與之遊。學槍棍符咒之技。引無籍者皆來。一夕相與謀曰。某某多金。盍往劫諸。某氏子笑應曰。諾。或曰。不畏法乎。曰。誰敢者。踰年。事敗。吏籍其家。閱先世遺券。而鍾之田。千餘畝。粟陳者三四年。食他物。稱是有司者感之。竹軒曰。是二人者之為。其無足怪。皆

起於忘己之有而以人為說者也。少自好者羞稱之。世之忘其有而悅人之有者。不獨乞與盜也。孟子曰：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嘗試與之言之與盜必笑之矣。然其所蔽亦姑胥臨蒸兒之類也。

閱天傭子集

或問文章大家之稱於艾千子。千子曰：無所不備。張子曰：千子之論似之而非也。夫大家之云，非其無所不備之謂，而有其所以備者之貴也。今一肌一髮一齒之在吾身，也可析乎？曰：不可。而身非一肌一髮一齒也。神明君之血脈貫之，且雖一肌一髮一齒，又可遺乎？大賈挾巨貨遊於江湖，百貨咸列，擬封君之室。舟子曰：吾能為君載之，惟所欲往則遠也。故此兩人者，不相謀而相求也。脫有風濤變逆蛟鼉之害，猝遇斷港絕潢，操舟入馮，水潦退，累旬歲不得出。於是則遷其貨，號其眾，負其舟，甚者則楫而後能出。若是，則舟與水不得也。故大賈之乘，非害色之需也。萬斛之舟，非咫尺之遠也。人之性質絕殊也。而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人才各有適也。而孔子曰：君子不器。若是者何哉？夫能備萬物者，蓋人為天地之心，而才廣於學，則器不足概也。故皆備之我無我也。不器之器，運眾器而一之，此可以知大家之說也。

明孝廉馮根公傳

公姓馮氏諱一第字根公善化人。中天啟丁卯鄉試高才博學崇禎癸未獻賦陷長沙大脅諸人士公知不免易姓名逃之工湘先是土人有害公者為賊耳目蹤迹公脅之以出公始見賊以大義陳說不聽且曰第從我不者且殺汝公大罵叱曰我好人知綱常曉順逆從汝賊邪今日死固其所賊怒遂磔之公臨刑為文以自弔初公嘗與友人郭幼隗讀書城南為司理江門蔡公所知蔡公者晉江人以司理守長沙城陷被執不屈死者也余致江門集有夜巡城望南舉燈火憶兩人詩又以知昔賢作吏平時之汲汲留意於得人也於後江門既死職而公亦就義可謂相知也已贊曰使馮公不遇難老死牖下亦安知其勁氣所發如是土人之陷公乃適以成之也公有莊距余居二里所先世之邱壟在焉余嘗過其墟慨然太息者久之以謂福者庸人之所貪名者造物之所靳忠義之士受禍愈慘名亦倍烈以為是足以酬矣不然奚其澤之流乃若是世有不務篤行之實而亟於名何哉

迂亭記

程穆衡

康熙壬寅。余與聞君靜儒偕試澄江。聞各言所志。余曰。昔淵明言己性剛才拙。自諒入世。必貽俗患。今吾自揣實同之矣。夫性剛則多觸忤。才拙則昧逢迎。斯二者。仕途之大盤也。他日誠倖邀一第。當擇寬閒之野。構迂亭其中。招致四方銜華佩實。講讀知恥之士。相與究大道於遺經。樹藝倫於末俗。如斯而已。靜儒曰。然。然亭以迂名何居。余曰。漢野路候迎賓客之處。曰序舍。序者迂也。迂而舍之也。周官夏序馬。註謂庇之於廡下也。詩不云乎。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以余之無似。而嚮學之士。肯適我。當迂之。惟恐後。如威明之於節信。伯喈之於仲宣者。豈其敢違之云爾乎。靜儒頷之。後十五年。而余成進士。一試上黨。竟罷去。其罷也。則真靖節之語為之盤也。然自是友教四方。有志之士。恒有不鄙棄余。而過問者。欲迎而舍之。卒不可得。今年春。始即所居之東偏。發除穢礫。構亭焉。似樓而敞。似閣而深。陟階以升。有楮有莞。西南其戶。延月與風。襲乘經史。約五千卷。儒生義說。歷代紀載。羸稱備矣。而他諸子雜集。不與焉。有相從問學者。靜而聽。意念之醇雜。動而察。日用之踐履。間披載籍。弄翰墨。皆詠懷風烈。激揚清濁。非徒作也。蓋區區之志。老而未息。英髦才畧。苟聞風樂興。亦惟以此相勗厲而已。而靜儒官太史罷歸。歿已二十年。追惟前語。直如目

曠是可慨也。噫。吾州之亭最著者。離賁有晞髮壺。隱學山有放服樂。郊有翦鑑。計其一時之輪。踈冠蓋繁華赫奕。豈直百倍斯亭而已乎。亦既蕩為榛墟。犁為磔圃。人皆掉首過之矣。而獨陸道威之桴亭。今猶有訪其遺址。而徘徊憑弔者。以此知士君子之遺徽未沫。貴詩書之永世。而無羨富貴之偏人。彼靖節之愛吾廬。而讀吾書。誠吾所自處爾已。後有過楊林之渡。求余講學之廬者。登斯亭而四眺。或亦將興感於茲歟。

思樂園記

思樂園者。故贈奉直大夫西晉陸翁思親之所構也。贈翁故居鶴市。即宅後闢基焉。其地闌陽而郊陰。右負廬。左瞰眺。竹木森秀。亭榭樓館。錯列而各稱其所。入園門。遠廊北折行。巍然面南者堂。堂之顏即思樂。蓋贈翁之父瑞夫公。夙有知仁山水之樂。贈翁孺慕久而不忘。為園寄思。傳曰。思其所樂。故當湖宗人陸維垣。因以題焉。堂前古桂圍密如蓋。陰可數席。循桂而南。迴廊數折。洞門窈然。得舫齋。山石層累。高下齒齒。分栽牡丹數十叢。支家孟家諸紅。稱貴重者咸具。坐舫中。眺牆外紫藤。縵絡垂垂。自舫齋循廊而行。啟扉循磴而北。為小澗。石梁跨其上。度石梁。沿山徑。山址皆抱水。若飲於溪。其左蒼林遠迤。碧徑紆複。峯巒巖嶽。乍淡乍濃。迤右面池有亭。曰借鑑亭。

畔蒼藤古木其高參天。雖盛夏亭午無暑氣。再循石梯而北。頻憩書舍。右轉數級。登小樓曰飛雲。於林薄間東南望。則蒼翠萬疊。平眺見閣左炊煙。高差編次。東垣外為佛閣。閣踞園之中。升閣而望。古樹芳華。虬曲摩霄。飛蘿緣生。飄拂若垂絲結綺。樹皆倚厓臨岨。高下成林。百羽萃止。呀眴訴淒。啾啾嚶聒。為佛閣者。蓋太宜人。素奉竺乾。教贈翁追成其志。亦思樂之所託也。直佛閣之北。復有堂。方構而贈翁捐館。故今諸嗣君未忍潰於成。惟支柱壞傾而已。再出其東。則土岡演迤如臥龍。岡上長松彌覆。老梅槎枿。由岡坡陀而北。築土峯。高亭翼然踞其巔。四墜巉峭。俯而下瞰。編芳為樓。援外濬溝。溝泄園水入於畎。溝上行人累累。咸見其髻。再踰溝則琅邪氏北園。謹其外。喬柯修篁。荷香蓉艸。彌復無盡。以舒遐曠。而平疇村舍。遠近環合。炎川秧雨。寒霖飛霰。霞彩雲濤。昏旦萬狀。此園之大概也。總園之勝。窈窕靚深。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贈翁之所意締。而手啟者也。贈翁雅好客。歲數治具。觴余園中。每春夏之交。蒼翠四封。蹊徑殆絕。桂叢竹樾。穹幽漏明。芬芳徐出。留連抵暮。不能去。尋余走燕。音。竊官跡。迄乎投紱歸里。復客授他邑。雖茲園咫尺。而不獲遊。蓋三十年於此矣。戊子歲。其令嗣君以暄春妍景。復置酒延余續游。則石色愈古。苔蘚蝕而萬籬封。拱把之木。獲遂其性。連雲挈攬。俛仰今昔。哀來樂往。其真可慨也已。則敬以告於君曰。隱居之樂。

云勝南面王者。吾弗知。第不見夫都卿相貴重。用事於長安者乎。豈絕無山水之樂。然往往人得挾所遇以奪其樂。當其浴齋嘒歎於所思。而輻輳沃麗之地。等諸荆榛。雀鼠之區者。何限。矧能思先人之所樂乎哉。今子襲先業之遺。曳絲御製。旁畦囿。靡所不益。壘誠思先人而弗怠。豈惟贈翁將世世樂是可矣。爰次其語以為記。

汝南宗祠碑記

故南京刑部右侍郎。加通議大夫。周玉巖公。發祥於鶴市之駟馬涇。後雖徙之邑。其子姓咸聚焉。玉巖自定譜系。斷自高曾。謂世德農隱。不屑扳附。唐宋遜胃。其慎如此。四世至澄宇公。族齒漸增。又四世而今。鵠亭始建宗祠於市之西。後為堂。繚以周垣。藏列主。前有室。以肆禮序事。歲時伏臘。偕同會者拜奠。於是朔望則上香。如唐宋儀。由是器有品。物有章。齋戒有期。飲餼有式。事粗竣而迫銓期。尋授京兆府倅。奉職。登穀。然念祠事不置。以余之好言禮也。寓書請為記之。余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古今時異勢殊。不相沿襲。要之禮緣人情。雖古未有。可以義起也。古者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未有不受子孫之享者。而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今無宗法。無世官。士起布衣。而有祿食。法應立廟。而致饗之。故曰。表不慮居。為無廟也。汝南自武揚公而上。世為宗子。京兆君既以春秋祀事。

及他日修祠之費。守祠之人。俱獨任之。而偕家孫之嗣為世嫡者。報氣報魄。以其恍惚與神明交。而族之遠焉者。列拜於庭。不任費。蓋守宗法而稍變通之於情安於義。協斯之謂禮矣。又祠者春祭之名也。以為祭享之所。而同於廟者。非古也。然太乙陳寶黃石之屬。以神祠。樂公石相王公之屬。以人祠。祠之來久矣。朱紫陽作家禮。因有祠堂之制。諸不得稱廟者。作室以祀曰祠。本朝因之。著在會典。通於上下。所謂禮以義起者此也。傳曰。知敬享則知敬養。稱諱如見。親饗必樂。斯一舉足一出口。而不敢忘父母。是故因睦以合族。尊尊親親。人道畢而家有孝子。自世之靡也。士多去田里。離墳墓。今數刑部公至京兆。九世戚依乎鄉井。禮德流鴻。日以滋大。宛若孝侯之於陽羨。益公之於廬陵。復取先儒廟祭之法。斟酌損益。情文疏數。交修而用之。此望國世家儒林文苑所謙讓而未遑者。將為引其端焉。不恭盛哉。爰俾鑲諸石。貽其子孫。見而繹思云。

記何山逸士

史震林

朱適庭讀書詩於何山孝隱峯之麓。脩然與流俗相遠。吾友石杉長老。性高潔。寡合避喧。何山之聞思。屢緣人憚其峻。多避之。惟適庭來甚洽。每造庵。輒取僻徑。或獨行曠野。雜漁樵為歌吟。遇機辨則以為不幸。遇驕貴則以為不祥。客誠適庭曰。何乃爾為。適庭曰。世俗好規而惡矩。諛紫而謗朱。從之是戾性也。目不可以受芒。耳不可以納糠。舌不可以習簞。額不可以就檣。即且以多足行。郭索以無腸生。造物使獨。非力所成。客曰。子於交何善。適庭曰。嗟乎。與魚善而獺忌之。與鳥善而鷄嫉之。子不見夫。蚊蟲與謁豸乎。為蚊蠅。為桑扈。為蝓蟻。為烏賊。為劬撮。為顛當。為奔鯨。為負蟻。為虹螿。為濡需。此皆才智多能。秉持相勝。吾所惶汗。驚慄弗獲。傳其心。竟其術者也。客前席而請曰。何謂適庭曰。蚊蠅盜米。餒是用慰。吞扈竊脂。瘡是用肥。蝓蟻轉丸。雖穢足。撮烏賊吐墨。設詭謀。脫劬撮媚竈。借煖自熉。顛當守門。防寇自存。奔鯨助懶。灼肪自斬。負蟻導香。多積自隱。虹螿蟄胃。日月是味。濡需附鬚。湯火將及。抑更有慚焉。為蟲而善叩頭。為鳥而忍批頰。石杉長老聞之。岌岌然而笑。適庭忽謂石杉曰。為饕餮者之口。其亦幸矣。而未嘗虛之也。為僂僂者之腰。其不幸矣。而未嘗直之也。手莫賤於賭。膝莫輕於諛。腸莫曲於利。奴足莫捷於名。僕石杉長老。又岌岌然笑之。

泣曰。公意教子孫孝友。凡事須重義。勿辱先云耳。首連宵。指心曰。無愧。公課徒善誨。勉人曰。上備四金耳。吾輩安坐倍之。無功。主子孫不識字報。又曰。吾幼失學。然善味。孔孟語。每以一兩字成事業馬。平居木訥。事有不平。則履大庭。折豪貴。辭氣侃侃。嚴不傷和。怒者霽顏。辨者咋舌也。謙厚廉介。有勞不伐。或酬之。卻曰。以利為義乎。即怨公者無不心服云。

蔡烈女貞仙傳

貞仙蔡氏。父無子。自教之讀書。每日請其父說忠孝節義事。有奸邪負心者。則歎曰。為人乃如是耶。既退必焚香拜天。自幸得忠孝節義人。字於同邑之于氏。年十九將嫁。夫大病。卜者曰。迎婦則吉。時父方歿。母難之。貞仙請於母。曰。往而吉。違之不仁。且無義也。母然之。遂往。夫死。分所簪如意釵。簪其一於夫首。脫一釵納夫之腕。哭而絕。復蘇。初聘時。夢金釧入手。斷為草質。取銀釧復斷如初。珠翠皆成紙花。有吟云。草草絃中曲。忙來半局棋。至是驗云。及殮。截髮納棺。縊於柩旁。救之不死。旋墮樓。弗克。夢其父示以節孝二字。曰。宜兩全。於是和顏事舅姑。時姑尚未舉次子。乘其喜。常為說古今賢婦人。為夫廣姬妾。獲福報者。姑從之。且使主家事。忌者譖之。貞仙辭於姑曰。媳不才。家事弗能理也。忌者又譖之。謂具有他志。貞仙乃泣曰。節孝甯復能兩全耶。

於是取所請書。并自書手迹。與所作詩詞。注而焚之。啟匣檢所存如意簪。手釧各一。泣玩良久。戴而復脫者三。嗚咽俯仰。悲不自勝。促老嫗先寢。更衣對鏡。撩髮取素繩。纏如意簪於髻。甚固。抹劍徽。噓願女婢曰。以託汝。倘死。勿為人所脫也。旦起襲故衣。問安於姑所。辭色和婉如平時。午侍食。既撤入房而縊。時乾隆丁巳六月五日也。年二十有五。貞仙父字斗南。其叔字秋巖。余友也。秋巖館句曲。每歸必視之。問曰。聞舅姑以諧常挫汝。有之乎。對曰否。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古賢婦有訟其舅姑者乎。即死。切勿有他言也。

蜀碧自敘

彭遵泗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歎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烈亦未如明季之蜀者也蜀自獻藩啟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郤藍播蘭之亂元氣猶存故張逆一入旋即敗歸未大創也崇禎十年聞賊直犯成都西北半壁攻無堅城十三年而獻又繼之蜀始號晚焉原其故文燦受始於房毅其走鉞矣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砬其隘通矣士奇逼糧於守軍其逼撤矣嗣是陷夔門破梁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圍碾災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就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不能也腹心既潰而求全於首領難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思收拾人心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宛奴死雪鰥死貫戲死刳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男盡矣及婦女民盡矣及僧道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埋其井平其城二年之內積骸如山流血成川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唯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浩劫之來自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考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啟疆公孫之躍馬譙縱之迫脅李特之流亂劉闡之狂憚

王建之發跡。知祥之踵據。王珍之草竊。爭城奪地。創霸圖王。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驅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僭號。蜀人不與。誅斬所置。郡守牧令。蓄怨積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幼時。固聞獻逆遺事。厥後博採羣書。凡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索為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壹不知心之所極。泪簌簌然而屢下也。壬戌八月朔。五丹溪生詹泉泗自敘。

楊展傳

前明總兵晉華陽伯楊展者。字玉樞。嘉定人也。長七尺有咫。性倜儻。負文武姿。尤工騎射。少應童子試。參政廖大亨一見。器之。曰。此將材也。亟獎拔之。舉崇禎己卯武科。北上。挾強弓大矢。驅一衛獨行。遇賊。劫其索。展笑曰。爾欲利吾有耶。吾與爾鬪射。約退百步外。執號箭為的。吾射不中。聽汝取之。賊如言。一發破其幹。賊驚拜去。臨試。聞貴人有馬。兇悍難制。挽以鐵鞭。號於庭曰。能騎者予第。眾愕。踏鮮應。展持弓矢。排眾突前。奪馬騰躍而上。縱送回旋。九發矢九中。走馬揚聲曰。四川楊展也。聞貴駭服。展名遂震京師。於是成進士。第三人。授遊擊將軍。時秦寇方熾。朝廷深重武臣。尋陞展參將。以憂家居。值蜀亂。鄉盜縱橫。嘗與族子踏月江邊。隔岸影見人行。諦視曰。此賊

也射之應弦而斃。其人果素掠鄉里者。人以其畏服之。甲申獻逆據成都。僭號改元。遣偽將四略。展起兵捷為會。閩部王應熊檄至。即從總督樊一衡及遊擊馬應試。余朝宗等攻敘州。力戰復其城。走偽都督張化龍。又擊敗馮雙禧。遂次第收嘉眉諸邑。於是黎州指揮曹勳副使范文光起洪雅。土司馬京起榮經。為展聲援。遺民濟卒多歸之。眾至數萬。時獻賊遣狄三品劉文秀等來侵。大敗還。授總兵。歲飢人相食。展遣使告羅黔楚。自紳士以下至弟子員。皆給資農。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我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廩之。又置竹筏數千於同河。以濟犍威富之避難者。俾居思經瓦屋諸山。而令其子環新屯田於義眉。歲獲粟數千。蜀南賴之。獻忠忿展盡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殺成都居民。率眾百萬。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戰於彭山。分左右翼衝拒。而別遣小舸載火器以攻賊舟。兵交風大作。賊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鋒數人。賊崩敗。反走江口。兩岸逼仄。前後數千艘。首尾相銜。驟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鎗銃弩矢百道俱發。賊舟盡焚。士卒糜爛。餓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鞘數千百。悉沈水底。獻從別道逃免。旋奔川北。展追至漢州。封其屍而還。是時展威名大振。蜀之起兵拒賊者皆倚為長城。袁韜武大定者。窮困來奔。韜故姚黃十三家賊。而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展愛其勇。推心任之。命

大定守青神。韜守捷為鼎足備賊。偏沅巡撫李乾德初以總制來蜀。獨許袁武深相結。至是韜與總兵李占春相惡。展素厚占春。時通饑。遺韜不悅。乾德因說韜殺展。大定亦忌展富。三人合謀請展詣捷。介展壽。展欲往。其子璟新諫曰：「近觀二人意殊怨望。須察之不聽。及出。乘所愛白馬。回轅。其衣者三。展厲聲曰：『吾不懼獻忠。豈懼他人耶？』蓋展破賊多自矜。又過任人。而乾德以展遇己簡畧。日夜怵韜除展。展不悟。佩劍攜一僮。扁舟南下。袁武迎之。偽為恭謹者。展坦然入帳。浮大卮痛飲。日暮沈醉。袁武將展劍昇入別室。使勇士往刺之。展寐後目不交睫。睛光炯炯射人。操刀者三至不敢動。展僮云：「無畏也。」遂縛展。展覺知有變。佯呼曰：「酒渴甚。予我水飲。」僮止之。遂遇害。展素精五行遁術。得水可免其死也。實僮促之云。時年四十有五。順治己丑歲。華陽伯則破獻時永明王所晉爵。敕也。袁武既殺展。引兵圍嘉定。三月破其城。璟新逃去。妻陳氏罵賊死。其家殘焉。時偽帥孫可望者。方據滇。聞展死。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等渡金沙江。取曹勳而襲其後。袁武方拒自奇。聞之。還與文秀戰。大敗。俱降賊。乾德赴水死。賊再據蜀。初督師應熊以賊襲殺平蜀侯曾英。走畢節。死。兵部尚書呂大器自柳州至。永明王即命代之。大器遍歷諸鎮。太息謂參軍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疏。袁韜武大定忍而好鴆。王祥庸懦不足仗。蜀事尚可為乎。然自展死。」

後諸將解體。賊復入無敢抗者。於是烽火蹂躪。又十餘年而後定。至今故展事者猶追念。嗚呼。稱楊侯不衰云。

史氏丹溪生曰。泗王父五吾公。少適嘉定。與楊侯公子環新交。公子兄事王父。及難作。孤身來歸。袁武踪跡亦至。王父耳授公子策。貽駿馬遣之。而身詣賊酋告以故。復令人導道追公子至新津。公子先渡江。斬舟人。沈船於水。賊遙望不得渡。以故公子免。而余家亦無所害。余因識楊侯事甚詳。觀其經理流亡。與其所以殺敵致果。洵子文武兼才也。而取人杯酒自壞長城。西充之罪。庸可追乎。公子之去也。投誠我師。授參將。後復父仇。擄殺落職。家居十餘年以壽終。

劉道貞傳

劉道貞。字墨仙。天啟辛酉。孝廉也。其族世襲黎州指揮。獨道貞家臨邛。為邛人。以文學顯。初時州有登科者。建旌坊。虛使其擲。又簡富民入戶。歲收牌煙雜課。名曰免差。官不能難。沿為紳例。里中苦之。至道貞盡謝去。曰。吾忍以一科累桑梓哉。州人高其德。道貞敦行古直。其學六經外。百氏內典。無所不窺。尤刻意兵家言。崇禎甲申。獻逆踞成都。遣兵四出。道貞語子燦度曰。邛州控制黎雅建昌。為川南門戶。沿邊土司。可聯以守。惜猝不及備耳。未幾。偽參將張畧地至邛。道貞策殺之。棄家走沈黎。激勵土

漢李衛等共抗賊而身自資軍於曹勳曹勳者亦黎州世襲指揮也先奉調守成都軍於門賊入止馬同輩皆斬次及勳勳遽呼奮起絕其縛還奪行刑者刀殺數人洎江中脫亡至是起師洪雅道貞之去邛也賊帥狄三品王復臣再至巡道胡恒檄甯越都司楊起泰入援未至而城破恒及州牧徐孔徒死之賊趨陷雅州沿江下攻洪雅勳率眾保拒小關山山去邑西南四十里連岡嶙峋中一徑巖石錯雜賊至不得過盡驅騎兵薄隘口道貞時以李衛軍來謀遣睨度等由山右伏行渡青衣江轉襲賊後賊陣動曹勳自上望之挺刃下趨賊力斬數十騎貞援袍鼓以從賊返走騎兵關塞睨度等自下揮短刀仰面疾攻絕其徑賊眾數千悉墮崖壑中復臣等踐死人竄匿深箐以免賊入蜀後所至摧陷無敢擾者至是始畏蜀人又以勳前絕縛殺行刑者亡也益憚之號曰曹軍而目道貞伯溫先生云於是道貞曰寇膽喪矣乘此追亡臨邛可復也令睨度引軍疾馳逐賊而西川舉人郝孟旋新起師復雅斬偽牧合而之東圍邛數日幾克會賊大帥劉文秀以重兵至勢不敵退歸天全六番招討使高克禮楊之銘者兩氏構怨高款於處銘弟僑欲乘亂弑兄與高合而銘方連成都進士朱倬伊川北舉人鄭延爵兵共討賊備先導賊至敗銘等於飛仙關虜殺之雅州牧王國臣以城降州復陷道貞時駐黎城料土兵募壯勇謀進取策聞之情簡嘔

血臥疾不起。泣語勳曰：吾以一書生破家討賊，意借公忠勇之氣報朝廷三百年養士之恩。今若此死，有餘恨矣。願公勉力，無隳前功。丙戌春正月，道貞卒於黎城。公為人廉幹，夙密。時四方師起，羽檄交馳，外應內謀，事無留滯。又番漢把目等戰，雖自出金帛醴酒，曲勞之人爭為用。巖道以南二年不罹寇害者，公佐勳之力也。初走沈黎，妻王氏率家屬避西山，賊搆執之。及睽度圍邛，環刀械頸置城上，令招其子。夫人罵賊不從，賊怒，磔其屍，置之城外。舉家百口殉焉。後一年，睽度單軍過賊，同孟旋力戰以死。其妻馮氏有詩名，載邛乘。

史氏丹溪生曰：儒者習稱道德，恥談兵。臨難縮縮，無所施之。以其術為世詬病。先生用一旅師，扼險出奇，摧破巨寇，智勇之略，豈不以其學與？或謂先生喜逃禪，養親，死生禍福，范仲閣之誅曰：討仇終有恨，學佛竟無成。嗚呼！此其所以為先生乎？余至臨邛，訪其軼行，詠歎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劉氏之門，備矣。皎皎乎潛水味山，永終古也。

鐵腳板傳

鐵腳板者，眉之郪民也。姓陳名登皞。生有膽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新斬叢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腳板也。登皞曰：呼我甚當。以是足不着履，行滕止及脛，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偽將狄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

除城盡勦。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又擄戮四鄉居民。登皞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為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為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皞持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梃。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列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己勝賊之義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眾。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皞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偽為投順者。迎賊帥。賊納之營中。夜半登皞率眾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擊。賊眾大亂。死者不可計數。迺遁去。於是眉之多月鎮。斑竹王二郎壩諸村。各聚眾自守。皆名其營為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腳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眾五千。欲節轄登皞。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皞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皞之庇。思其功。皆稱鐵腳板也。成功既殺登皞。駐兵石佛。踏修木城。鑿濠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迺平。

史氏丹溪生曰。陳登皞不忍桑梓之難。冒萬死。抒公忿。跡其所為。一方之廣涉也。向成功可謂頑民矣。其殺登皞。意何為乎。毋亦好上人。忘利害。迺其鄉之風氣然與。

街亭之敗論

王豫

街亭之敗。天也。非人力也。諸葛孔明豈誠明不知人。而馬幼常豈誠不可大用者哉。孔明之初出師也。關中響震。南安天水安定。應時歸降。假使兵交方始。易敗為勝。咸陽以西。不血刃可指日定也。甫出門而車軸折。遽還漢中。引咎責躬。屬兵講武。以圖再舉。而時不贖矣。迨於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屯田久住。賊不復出。事臨垂克。發病隕喪。訖不克申其討賊之志。漢殆天之所廢也。不然。馬幼常智計之士。非據臂袒體前死而不還踵者也。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孔明用其謀以平南中。既且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以定。夷漢以安。率承幼常旨。而謂其不足以當張郃。是殆未識天心也。不甯惟是。烏林之役。曹操方遁。吳之諸臣。唯魯子敬謂當結劉備以治曹操。而周公瑾欲徒備置吳。分關張各置一方矣。旋欲進取劉璋。而并張魯矣。設公瑾不死。昭烈且不能入蜀。亦安得據荊州而有之。方治嚴遠。卒於巴邱。而代之者魯子敬也。遂以荊州資昭烈。而鼎峙之業成焉。既而關雲長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操方議徙許都。以避之。僕延以時月。雲長自樊。以逼許洛。昭烈命一軍出漢中。以向咸陽。操且窮迫。豈復有自安之術耶。雲長之勢方振。而魯子敬死。呂子明代之矣。子明蓋嘗請關羽君臣不可以腹心待。而當及強壯以圖之者也。於是雲長沒。昭烈

且受折辱以死焉。夫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而此一人者。適丁其時以敗之成之間。不容髮。凡此皆天也。人方當塗掌事之時。一切宜循道理。竭心力。不得委之於天。及事定之後。推而論之。則莫非天之所為者。余嘗病學者好以事後成敗。揅前人。故因街亭之敗而類及之。

與吳尺庵書

豫間居。翫古思於摩研編削之暇。紀述先民德音。而斷正是非。廣見聞。則莫宜奇偉人之在。蘇蘆中者。今年秋。乃得於武林客舍。交宣州沈丈梅屋。梅屋為明徵君耕巖先生孫。往讀徐侯齋萬孝野諸公所為徵君傳。業得詳其磊落大節。獨念徵君操清行朗。當時律其器。後世嘉其良。即叢細之事。無不可以垂罔極。因欲梅屋口論道之。梅屋行年七十。垂翼華髮。以工畫遊江湖間。既徧交。今逢衣徒。今逢衣徒。無能知徵君者。梅屋聞誦其清芬。率茫然如墮雲霧。故以豫殷殷問。尤樂與豫言而不厭也。比復來吳興。豫見之。殷殷問。如在武林時。梅屋與豫言不厭。亦如在武林時。蓋徵君嘗變姓名。竄隱金華山中。拾橡采蕈。以自賑給。既好事者覺之。李滄章令蘭谿餉徵君金百。供餐糲。辭不聽。適故人某子。自江上來。謀葬某。徵君曰。吾為令流。其澤於黃泉。遂以其半授某子。俾歸葬。而以其半坎而埋之。無湖沈崑銅死於難。當徵君生還里。

門時聞其骨尚暴露雨花臺後山嘗用悒憤徵君疏宗故有家石埭者石埭令姚六康欲介之見徵君辭曰能為我瘞崑銅勝於面也令聞亟召崑銅第五鹽至予五十金五鹽故甘酒以長耐為事緣手散其金立盡徵君復遺書六康卒瘞藏焉徵君雖宛轉塵中猶能施及冥冥若是是亦足以載之末年增高助廬而諸公所為傳胥闕如非樽屋口論道幾何其不刊滅耶豫既慶幸得所未聞而樽屋論道至此輒楚楚然負結於意紫淚於眇豫復異而尋厥根口欲張而貌逾戚也蓋徵君之幾業歷歲彌年而柩殯無所託在淺土因相顧抑喟時無季滄葦姚六原復不得吁而憐如徵君之於崑銅暨故人某者壹惠咳唾而樽屋之貧初不異徵君居金華山時豫雖為心謀意善而貧又略與樽屋等足下憂使好義樂人之樂愛人之憂杜季良不足况也坐是家已中落然此事不可不令足下聞知也趙君公千乃足下儔談餘語陪倘亦及之

夢華集序

嗚呼古之傷心人有如予同里之沈先生子暮者乎先生幼喪母暨長父命教小學於家而以異母弟從受句逗辭不聽踰月春暄弟尚服絮面發赤先生使易衣入白母則以為搏其頰也母恚甚將譴張之憇先生父以忤惠而告之縣先生聞遂宵遁

山行水涉。沙莽之馳。日無甯晷。夜則往往無所容寄。速越嶺浸遠。乃敢與士大夫相接。而先生之才。故非常。與四方賢良。磁動鐵合。所至之地。鎡帶發。康者東西。家不絕。故藉以稍稍捐去。道路孤貧之憂。而其後遂得安家於陽羨者。且數十年。先生痛掃除牛下之不能如王祥也。結廬室外之不能如薛包也。身勤事左。不啻宅於鱸。室於冰。即魂夢吁噏。亦莫能少為之偃息也。而因疾夫世之抉策負素者。率汲汲於應用之文。於時事都不通曉。遂播不遵。而發憤篤專於詩。又疾夫世之為詩者。貪常嗜瑣。繪膩褻狎。而不足以正得失。備勸戒。乃以腹憤之軋軋者。悉發之為古詩。居無何。遂以其詩聞遠近。顧予則未見其詩。并未識其人也。歲丁酉。雲中鮑西園為吾邑令。工詩能下士。先生蒙其詩來謁。令曰。邑有詩人某者。先生豈聞之與。先生笑曰。吾邑亦有詩人耶。以令言記姓名去。實不知予何人也。後予過先生道舊。先生執手歎曰。然則吾與女不偶然也。吾蓋女祖之未亡友也。往吾與女祖。望衡對宇。又世講相好也。過從無間。日。自女祖歿。吾走大牀。遂去為江湖浪人。故與女雖鄰不覩。猶記吾始出門。止雙林之佛寺。遽孴疾。寺故無僧。而比屋居者。患是疾。善傳染。復斷不往。來。僅臥五六日。忽如夢。而遇女祖手一杯水。告吾曰。飲此可不死。已而疾平。蓋女祖不以死生路異。而振吾於呻吟困頓之中也。且吾及見女祖臨盡時。數注視女父。呱呱

然未離極樞。大懼不克成立。今不意晚暮之年。復見女鸞翔冰峙。又得翕然致能詩之聲於談者之口。若是女祖可以瞑目矣。爰自顧華髮墮顛。目暗耳聾。顏已參半。白齒牙亦有動搖者。而矍然願後嗣續之重。無可付託。天只人只。我辰安在。不禁滂然流涕之覆面也。於是出詩其示予。集曰夢華。夢華草善忘。先生取以自名。知古之傷心人。其耿耿者未下也。因為甄其生平零丁。忼慨暨與予家情誼如此。以為先生集序。

送沈樛厓還宛陵序

初子識巖穴知名之士沈樛厓先生於錢唐羣萃中。見話先朝。殊有由緒。棘結舌注耳。駭未曾有。既予歸。而先生扁舟來遊。旅於蕭寺。思逢悟賞。見予雅任闊達。不修常人近事。輒自忘其耆年粹德。捉手請交。肩隨齒序。如兄弟。復創相獎目。以為雄情爽氣。此世無雙也。先生嘗逮事王父耕巖微君。當爾時。鴻生舊學之誥微君者。胥與先生披襟致契。願雅俗是非。卒少所優潤。暨長。客遊四方。止憩處。當世顯名字者。輒稷積。先生往往翹須厲色。覺一坐無人。蓋先生故不輕推引者。茲獨何取乎。擗落於世之幼生。而虛為褒飾。乃爾。昔者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惟吾家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陳君舉名高一世。從之者雷動。惟呂成公深論。謂不獨長在文字。知

己之雅難得。古今莫二。先生幼稟徵君良規。從宿士徐半山學詩古文。醫書遂尚布衣之操。蕭條方外。是故畫醫詩古文其迹。而非其所以迹者也。今雖所游見珍。持繅素來請者。應之手不能堪。芒率尋其迹而非其所以迹。予獨欽崇先生。非詞客非畫師。然則先生蓋感予知己也。夫有積德者宗宜碩大。徵君嘗三上書。非訐執政。既尼不行。乃潛身窮巷。保真頤志。孝子順孫。復克世濟其美。若是而徵君死餘五十年。棺槨尚歸然在殯宮。不得穿劇事。莫而先生華髮隨顛。猶水陸奔走。藉十指營立家業。而執政尤嗣。暖居利處。氣勢烜赫。孰主張是。倒行而逆施。予於先生痛慨然也。歲聿云暮。先生將還宛陵。請見於予。文而意滿情隘。辭殊不流。裁克盡。慨然於中。醫先生所由歡於予者。以送遠去。先生又必撫手歎解。以為非公家言。

三十稅一論

張秉直

三代取民之制。貢助徹不一。其為什一則一也。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以為窮道。乃漢三十而稅一。文景之間。恭儉清淨。海內富安。又何以故。古者賦取於田。庸取於力。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稅。廛無夫里之布。其所以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者。不過生財有道。用財有禮。如是而已。漢承戰國餘敝。鹽鐵之利。初多於古。山川園池。市井皆有租稅。初為算賦。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凡此皆先王所未有也。增未有之賦。開濶算之源。加以勤民節用。清淨無為。其為治安宜矣。雖然。春秋惡作始。誠慎之也。周禮泉府斂滯貨。原以便民。王安石一用之。而宋遂衰。何者。利源不可開。賢才難得。而奉法之人多不善也。夫山林川澤。市井之利。先王詎有不知。顧弛而不征者。與民同其利而已。自漢承秦敝。征鹽鐵。於是。有均輸。有榷酤。有緡錢。有船算。有馬息。於是。有青苗之令。茶務之建。舶市之設。於是。有金銀銅錫採鑄之場。有麴醋竹木權稅之務。有開架除陌。樸買抵當。輕制月椿等。使民用貧乏。逐利者日繁。而上之稅之者。日益無窮。蓋至今日。而雞豕魚蔬之出入。皆有稅矣。嗚呼。賴岷安於隴畝。無他奇能。富賈乘時邀利。而利又有稅。賈者權稅輕重。利之贏縮。始以售民。民不勝其苦。又往習為賈。商賈日益多。農日益寡。廢農養桑之本。忘水旱之備。長奢靡之習。開作偽之風。其端皆由

於此史稱高祖初定天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意亦善矣然而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三十稅一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
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則是立法之不善也夫薄於民而增未有之賦未有之賦亦
民賦之也賦日益增而其所薄者卒至不可薄後世之敝不誠可鑒乎故予謂三十
而稅一非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貉小貉也予謂欲輕之於堯舜之道乃所以重於堯舜之道也物盛而變事勢相激
有固然已漢唐季世人君蓋觀焉至於入粟拜爵為算賦以苦民前人已有所議之者
又何足道哉或曰後世幅隕日廣山林川澤之利十倍於古可田即賦之其不可田
者勿稅則人爭魚鹽之利家擅川澤之饒非所以勸農民重本務也予曰夫山林川
澤亦王者之有也王者則壞定賦田既有賦山林川澤之產誠足以富民而資用雖
賦之可也賦之者計其產之隆殺上下其等是即什一而征之道與後世征權之課
異矣

雒水諸險記

河之險以三門砥柱江之險以滄瀨瞿唐江河大水也舟行由之故世豔稱焉他小
水非無險由無名故不著關中之水河為大渭次之涇又次之其次莫若雒史記河

渠書武帝欲穿渠引雒以溉重泉者是也。雒水至澄白始大。其險亦始奇。有名三娘橋者。一娘橋者。有名分水嶺者。又有名泱頭者。泱頭在雒下流。有懸崖高可十丈。雒自上瀉下。怒濤奔波。聲如車轟。自下視之。又如萬斛珠璣。闕空傾落。激湍飛。百步外。迫不可視。狀上夏雨暴長。走石流沙。滾滾不窮。下即平夷。求拳石不可得。造物生化之機。亦神矣哉。分水嶺在雒中央。小山孤峙。如御。踞坐形。下石上土。高十餘丈。大不盈頃。上有元武廟。修真石常居之。按爾雅水中可居曰洲。石山戴土曰崔嵬。茲本洲也。而以嶺名。邑人之無學。可知矣。宜更名獬豸洲。湖嶺上二里許。為三娘橋。橋上下岸底皆土。此獨純石。怪巖參差。擾河中流。如螭如鸞。如鼉鼉鼓浪。如蛟龍關水。如雲霧輾轉纏護。中分三峽瀉水。澗僅丈餘。舊有橋。今圯。橋下亂石排堆。旋者似螺。方者似龜。頭長者似龜。巖巖屬妖怪離奇。不可名狀。要與橋石皆根蒂相連。地理家言。有所謂崩洪峽者。得非此類乎。舊名不知何謂。今更名雲霧橋。一娘橋在分水嶺下。兩山夾水而行。山高谷深。峽隘水急。人不可近。本無橋。以其可橋故名。凡此諸險。俱在澄蒲之交。三娘橋最上。分水嶺次之。一娘橋又次之。泱最下。泱險過瞿塘。橋類三門。嶺同砥柱。橋下亂石。則灑瀨之屬也。以非大都通衢。又險不可舟。故世無知者。使生豈鑄郭杜之間。安知不與江河諸險爭名哉。然天下山川之險。皆世之梗途也。詩

云周道如砥其直如夫。書云王道平平。夫惟平如砥者始足為王者之塗矣。

強健齋墓誌銘

人有邀椰曲之譽而幽獨隱微不堪自問者乎。有負不韙之名而踽踽獨行之死弗渝。足以維風表俗者乎。斯二者蓋古恆有之矣。砥節礪行。或不宜於俗而竊虛聲以欺人者。人或莫之識如予與健齋。不大類是也哉。健齋自其少時。即有志聖賢之學。以為諧媚非所以居心。苟同不可以處眾。廉隅弗立。即不能自固。其藩籬於是規行矩步。固肌膚。束筋骸。刻意兢兢。凡拱揖進趨言動食飲之節。必以古人為師。又好接四方知名士。或尊為師。親為友。其所耳濡而目染者。皆非尋常所可幾。而予則自交健齋後。始稍知向學。顧意度卑靡。不能自振。又無名師益友。相與啟迪。於是友朋不知者。皆以予之苟同為可喜。而健齋孤立寡和。幾若不能自容於鄉黨。且至於死。而其學其行。終不免悠悠之口也。嗚呼。聖學之廢久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即入小學。教之以灑掃之節。進退應對拱揖坐作之容。其學之者。無不自以為宜。而其目而睹之者。亦無不以為學固當如是也。自後世學校既廢。相尚以輕薄。自喜其佻達。一有整飭之士。僅僅不自廢弛。莫不物議沸騰。憎茲多口。蓋自宋程朱大儒以來。風已如是。而况於今日。此予於健齋墓銘之文。所以不能不為之。

三歎也。健齋強氏諱嶽立。世居韓城縣樂善善岡。其世系子姓卒莫年月俱詳。某某行述中。韓城自賈懷伯先生從二曲徵君遊。一時聞風興起者。願衆健齋其一也。先生韓城名士。吉君月三。王君巨庵。孫君渭川。與今解君可貞。皆以學行文章炳蔚。先後而健齋皆與為友。邵陽太乙康先生。韓令聘修邑誌。健齋延至其家。即拜為師。後又從二曲高弟澧川王先生遊。亦以師禮待之。同時程君某某。高君五軒。久庵。皆力刻俗學。刻意古處。而健齋以農賈之家。不惜多費。或結為友。或延為子師。即予以之不肖。初謁健齋時。年纔十五耳。而健齋即待以成人之禮。非真屈己下賢。有樂善不倦之心者。能躐躐如是不厭哉。健齋既以學行自勵。其動止嘖笑。自不敢苟隨於俗。又得澧川門下指授。謂學莫先於孝弟。而孝必自善則歸親始。於是凡可以彰親之善者。靡不竭力焉。世之君子。久沈溺於魏晉遺習。視禮法之士。既冰炭不相合。而又見健齋所以彰親之善者。或稍過其實。於是互相非笑。詆譏不已。至以偽學目之。夫世號為學士大夫。言非而辨。行僻而堅。父子祖孫。同惡相濟。而不悛者。豈少也哉。不此之責。而沾沾一守禮之士。至擯之若不能容。嗚呼。此亦可以占世風之升降矣。健齋嗜學喜蓄書。自宋雜閩後。諸先儒語錄文集。靡不摛購珍藏。予得縱觀先儒之書。頗能條析諸儒異同離合之辨。實得之健齋。蘭中之學。有明最盛。本朝朝邑復齋王

先生實宗朱子。而其學不傳。二曲先生不知其學所自。大約得之東林。後調停朱陸之說為多。其徒散見於四方。而其高弟能傳其學者。為澧川徵君。澧川之學。傳之韓城。而君獨為弟子。且後卒。自君卒後。後生小子。或有志向學。畏其排擠。似君莫敢毅然自樹一幟。雖以予不肖。嘗得從君問學。亦不敢大聲疾呼。以自鳴於世。蓋自是而闢學之傳遂絕矣。學者口讀聖賢之書。唯唔佔畢。若將弗及。至語其立心制行。則曰吾弗敢學聖。吾姑為俗學云爾。嗚呼。其不可哀也哉。健齋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先是三年。予有事至韓。別歸。健齋送予十里外茶亭。予涕泣拜別。蓋予自睹衰憊。恐不能復奉教言。仰視健齋。貧困厄羸。恐亦不能久於世也。而今竟驗矣。健齋沒。予衰不能弔奠。故不俟其子之求。為銘文以遺之。蓋不獨朋友之私情。亦以發健齋之學。足以維風表俗。俾泉壤幽魂得一吐其不平之氣云。銘曰。

名為世所珍。亦鬼神所忌。蓋不獨吾學之有虧。亦由斯人之多悛。嗟吾健齋。何慕於是。而與世齟齬。而多生顛躓。道喪千載。賴一岸崖之士。以傳弗替。雖不今合。知希益貴。有美斯傳。靡善不記。秉直為文。庶慰幽帶。

重梓易譜序

蘇珥

先高伯祖承袞公。積學好古。為諸生有名。棘闈不見售。僅以歲薦老。所著易議。一生精力。盡萃於是。同邑李司勳。勳臣梁侍御森琅兩先生。為之序。先高祖元懌。侶日公。曾祖司錄廣字公。同訂助梓。迄今板內字已半滅。不可盡識矣。予少就塾。先祖和玉公。手授是編。命之玩索。惜余不才。無能涉其藩籬。而猶藏之篋笥。不使散失。蓋歷數十年於茲矣。憶先祖暮年。恐是書久而或亡也。思重鈐之。謀諸叔祖珠江太史。擬各為序。以附李梁二公。後俄而太史捐館。不果作。先祖序已成。書未及刻而沒。家君循齋先生。亦樂表揚家學。膺歲薦。後不復閱時文。惟日理舊帙。不幸先於祖沒。所輯僅高伯祖承孟公。勾漏集而止。及余之身。每自惟不得快易義。猶欲繼祖父志。使易譜一書著於世。爰與兒輩開雕。既竣。喟然歎曰。古人之書。不必盡傳也。刻書始於唐代。而唐之前。未有付梓。其著之者。但藏名山。以傳其人。果遇其人。或手錄之。以為祕人。無與窺者。有窺之。而或加輕薄。或生憎嫉。或擅攘竊。與改竄。書遂不傳。傳亦非其真。嗚呼。古人之書。與俱亡。有若斯也。重以束之高閣。飽及蠹魚。載之重舟。沒諸波浪。甚且世遭亂離。人甘寘昧。有委諸地者。有擲諸火者。厄豈一端。良可浩歎。況易。蓄造化之元始。在昔夫子上承三聖。作十翼。而雅言於易不之及。嘗以授子夏。子木。子

夏易傳。人疑其偽。子木則無傳。其後數家遞相授受。易傳始多。管輅謂易安可。注王通謂述而不敢論。誠自有見。一旦欲洩元妙之機緘。則若茲易譜一書。方如侍御序中所云。發前人所未發。即有如司勳所云。恐如王遠知易總。為六丁雷電取去者矣。然太元潛虛皇極經世諸書。今猶焜耀人世。天地鬼神不之妬。而反若有以護持之。使不朽。古人論易之詭。固多有存者也。所患後之人不念遺編可愛。而使之流布。夫古書之刻。有由於故舊。有由於及門。有由於子弟與姪。并一切本宗之人。若同姓不以為家珍。他人又惡能懸以為國寶。余小子今日能無悚懼哉。嗚呼。余年漸老矣。半世蹉跎。濫鬻歲薦。每嗟盛年不再。猶樂古人之共對。悲古籍之將湮。侍御偶然堂集。嘗與明府梁君崇一合刻之。於鄉先輩不敢忘。於族先輩又寧敢忘耶。曩勾漏集之輯。余從先君子後。勤厥校讐。今於此書。復不辭勞瘁。俾兩高伯祖之著作。並傳於後。先祖暨先君一生未竟之願。亦藉以慰。而小子得稍有報於地下也。近邑侯石棟陳公奉 旨蒐求遺書。更修邑乘。余以兩高伯祖所撰著者為獻。而承孟公前志。已立傳。今承冢公侯復列諸儒林。擬以其書詳請上憲。獻諸 闕庭。此固宗族之幸。為家譜光。而余亦喜過望也。若余力薄。不敢謂前人之書。由我而顯。蓋不朽之業。自在前人。書之能永。於小子實無有與。今殺青既竣。於諸公弁言外。載先祖之遺序。余以言。

識於後。又恐贅附嚴辭。有乖體要。而一門數世之先人。已不可復起。以開茲狂瞽。是又不禁敝獻而太息也。

勞孝與春秋詩話序

康熙甲辰。余應歲試。識孝與場中。時羅履先同余寓仙湖。何報之陳。聖取朝夕相過。孝與並締交。稱莫逆。諸子皆學。使惠公所賞識。同在師門。風義倍敦也。孝與性情篤雅。類履先。風致瀟灑。類報之。志大則似聖取。惟聖取不修邊幅。類然自放。與孝與頗異。余亦疏慵忤物。而孝與反並愛之。與諸子共為耐久交。無異也。嶺南舊為詩數代。有名家。惠公嘗勗及門接武。余善病不能工。履先天才獨絕。超超元箸。余尤喜其贈遺之作。頌不忘規。報之下筆。總藉欲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以合於風人之旨。聖取孤行己意。語多悲痛。孝與則磊落英多。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然孝與不徒以詩鳴。思以其才見於世。所謂志大似聖取者。聖取貢入太學。舉優行。丞龍游。孝與亦膺選拔。令黔。相繼沒。才士何多不永耶。澳門司馬張公。孝與同年生也。分守佛山。訪其孤。得所撰春秋詩話。梓之以傳。屬履先報之。及余為序。夫慈母於垂絕之兒。置懷以哺。仁人於久荒之墓。樹表以識。公於孝與。不令言與俱沒。其用心將母同。願公推是心於有政也。嗚呼。孝與聖取已矣。余與履先報之。雖幸存。而感念同門。悲深染木。惠公

墓棘與孝輿宿草同漙。無復甄陶磨切。其傷悼何如。惠公著有春秋說孝輿此書。無乃淵源獨得。微司馬之力。孰知河汾之傳。猶有辦香未墜耶。余將與履先報之。合刻聖取孝輿所自為詩。以不死吾友。爰敘是書。以為乘韋先。

林果陽詩序

甲辰歲就試羊城。從友人寓齋。見林子迎篤約義一冊。歎為清新俊逸。未幾相晤。款洽與聞。因知其尊人為果陽先生。先生予所夙慕。第未識面。已而迎篤扶之出。願旅舍。一見欽其淳慤。頗訝其目失明。先生因自言。吾作廢人。已二十餘年矣。惟詩歌一道。不欲於廢中更廢耳。席間旋作一詩贈予。予謝不敢當。因盡索先生之詩誦之。雖不能定其品格。大約以情性之真。流為韻味之淡而已。先生嘗為諸生。後因目謝去場事。人或援古人。以為先生惜且慰。先生於己。亦復如是。嗚呼。人生天地間。官體不能保其無所闕。其不闕者可全用。而或不知所用。其闕者少所用。而遂安於無用。先生以無用為有用。則雖不見。亦有以自見。安煩致惜。即為慰。不亦多事乎。哉。予體羸善病。少短於視。近來日每眼花數次。友或勸節目力。以自養。不則恐漸至昏。予深然其語。又仍以為官體之全否。本天地之所位。蟬蛸之寄。方無心以聽諸司命。且苟如先生。亦奚必尚夫目耶。同邑茂才林君博侯。好學嗜吟咏。甲寅歲與予同館羊城。手

鈔書。篋夜分不寐。鈔訖復賦詩。神心疲倦。別予歸。後數日。目疾作。先是左目已廢。至是右目俱晦。今亦謝去。場事吟益癯。其詩不知視先生何如。而吾邑有兩林先生者。皆足愧予之終年慵懶。不作一字也。嗟夫。予也。父書未盡。而以失學。故疏於聲律。今秋出省。復寓抗風軒舊址。想見南園風流。不勝嚮往。先生適來。向予論詩。予方追昔。又且對今。因重歎此生碌碌。於古今人一無所似。而四十無聞。固不足怪。此後縱知自勉。而蹉跎歲月。又慮事難副願也。先生詩鑄於己酉。近更欲彙其十年中所作。付之梓人。命予一序。予因書此為復。隨以望迎篤厚。自勉勵庶使如王氏青箱之學。世有傳云。

藥園先生小傳

倪承茂

先生姓賈氏諱際熙字庶咸故城縣人先生非隱者名在銓部有官秩里中之人不稱其官而曰藥園先生者崇其德也賈為縣之望族代以文學政事顯父諱棠仕至廣東都轉運使先生幼穎異讀書即思以古賢人為法未弱冠為諸生有名貢入太學援例應授光祿寺典簿念運使遠官未忍離膝下不謁選而隨任粵東宸昏定省外益講求經世之畧理繁治劇條理井然或回故里省墳墓馳驅南北道路數千里雖勞勩勿卹也故運使公奏課稱最為時循吏先生實佐成之運使公解組歸先生依依色養常侍左右先意承志而為其所欲為立宗祠設義渡病者藥之危者拯之急者周之歲後民苦飢出粟以賑之尊孳為善惟日不足運使公喜曰幸哉有子如此實善事我運使卒殯奠盡禮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稱其善無間言會

天子下明詔徵孝廉方正者集闕下僉曰先生真其人矣大僚檄郡縣俾具其事以聞有司敦迫勸駕而先生固辭不出也曰吾安敢藉是以為名乎蓋其恬退有如此者居閒編自刻厲以禮法自持聲色貨利一無所動於心詩書之外無他好其為學務實行而不尚浮名以是勗乎己亦以是訓於人有子曰如璽以甲辰聯捷成進士語之曰士人以制科取一第及試之民社而絀者比比也汝當勉於學明義理識

事變乃可以仕。否則毋輕言仕也。其訓他子弟亦不越此旨。生平未嘗高談理學。而樂取前人之格言。反觀內省。已合者不敢以自矜。未然者則愆然懼有所不逮。故其責己重以周。其責人輕以約。其容貌肅以整。其詞氣和以平。人之即之也。皆愜於意。而當於心。聆其言。樂聞其教。而佩服其德。辛酉秋。余至故城。主先生家。塾先生孫五。誦六奇實問。字焉。先生遇余有加禮。余亦歎先生之氣。諱有類古人也。不半載而先生病。又半載而先生沒。明年如壘。奠先生於祖塋之次。遺命勿乞銘於當世。余既悼老成之凋謝。而尤念先生之德。不可不垂示於後世也。爰述其行事。附於家乘之末。頓塘倪承茂曰。余之友張嵩。客先生所十餘年。知先生者詳矣。嵩於人少可多。否不滿其意。唾棄如泥滓。而傾倒於先生。用是知先生之德。足令人佩服勿護者。非偶然也。先生之沒。親戚故舊。哭至失聲。里巷細民。咨嗟而歎息。推為長者。昌黎韓子云。觀人之賢。莫大乎衆所與。衆所與。則其人可知。由此觀之。則先生可知矣。

唐孝子傳

吾吳唐孝子肇虞。字順江。父耀祖。母戴氏。父歿時。孝子尚幼。執喪如成人。晝夜哭不絕聲。母止之。孝子曰。母哭能禁兒勿哭耶。其至性過人。已如此。家故貧。母以女紅佐薪水費。孝子見之心怛怛焉。恨不得致甘毳以養母。使母自勞苦也。稍長。治生理。晨

夕色養母樂而安之。明政不綱，四方盜賊竊發。甲申歲。

世祖皇帝定鼎燕京，而江南土寇猶未甯靖。所過劫掠一空。孝子奉母遁山谷中，行數日。倉卒遇寇，失母所在。孝子呼天號泣，誓不獲母不獨還。遂徧訪村墟邑井間，無影響。旁及他郡縣僻地亦無知之者。時兵燹四起，孝子宵行晝伏，屢與寇遇，僅而獲免。渡江而北，復從北而南，足跡所經凡數千里。再歷寒暑，風餐露宿，艱苦備嘗。孝子體素羸，至是頹頽骨立，非復人形矣。會天下已定，避難者稍稍復城市。一日，孝子過金陵，眾以其形之異也，詢所自來。孝子泣以實告。有一媪前問曰：「若母非戴姓耶？」孝子曰：「然。」媪引之歸，則其母在焉。且喜且悲，相持大慟。旁觀者亦為之墮淚。嗚呼！孝子曰：「此孝子也。」孝子侍其母歸，又十餘年。母以壽終。孝子壽亦永。歿之時年七十有三。子若孫皆克有成立。此天之厚孝子，以昌其後嗣也。論者曰：「同時有黃孝子，向聖尋親於滇事，若相類然，而有不類者。黃之父為邑宰於斯土，其物色也易。若孝子之母，倉皇四散，不知所向，且內言不出於柙，其蹤跡也難。予則謂難易之勢固自然者，而論孝子之心，則惟知親之不可一日而忘。烏計夫勢之難與易耶？誠積於中，百折不回。天亦哀其志而遂其願。兩孝子者，其誠以格天，一也。予故次其事而志之，俾列之家，乘為其後者，庶無忘先人之美云。」

琴園詩草序

程景伊

詩也者。性情之所之也。中有所感。故形於言。長言之不足。故咏歌而嗟歎之。自三百篇以降。漢魏六朝迄於唐宋元明。作者不一。要其可誦可傳者。必有真性情存焉。故曰詩也者。思也。詩焉而弗思。雖無詩可矣。後之言詩者。不是之講。而尚求之流派。於是學宋者厭唐。學唐者卑宋。風雅嘯歌之庭。遂成議論喧扞之藪。具能者雖或髣髴其一似。而讀者不終快而輒倦。蓋舍己之性情。徇人之體貌。其弊也久矣。蘇子某工於詩。不屑屑於體格。而動與古會。余嘗受其琴園詩草而讀之。詞旨清越。不捨前人牙慧。而於唐宋諸名家之所淋漓跌宕。自以為獨絕千古者。未嘗不遇之。是所謂不求肖於面貌。而性情以之者。有以知其思之深也。蘇子久客金陵。集中諸什。得之金陵者為多。吾聞古之為詩者。雖胸懷曠逸。往往因名山大川。遊覽登眺之餘。而其學愈進。金陵故前代帝王之都。鍾山石城。龍蟠虎踞。長江天塹。襟帶左右。既足以供其舒嘯。而荒陵野草。古渡斜陽。與夫頽垣廢殿。斷碣殘碑。所以動騷人之憑吊。而發其抑塞磊落之才者。往往而存焉。宜其詩之沈雄頓挫。而不可以一格名也。然則是編也。出謂之學唐也可。謂之學宋也可。要非不求性情。而徒講流派者。所可同日道也。夫是為序。

書張釋之傳後

張釋之為廷尉時。文帝出行中渭橋。有從橋下出。駕馬乘輿馬者。捕屬廷尉。釋之奏當以為犯蹕當罰金。帝怒其輕。釋之固爭。帝卒從其議。賢哉。釋之史所稱守法不阿意者。然獨恨其所以對文帝者。其言猶不能無弊也。夫小民之犯蹕。其有心耶。誅戮不待言矣。其無心耶。則法固不得而死之也。間考其讞辭。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是無心犯蹕者也。無心而犯蹕者。殆猶赤子無知而入於井耳。雖天子亦豈得遽殺之哉。今釋之之言曰。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法不當傾。然則當具犯蹕時。天子固得而誅之耶。法不當死之人。天子得以意誅之。又安所用法哉。且廷尉所持之法。即天子之法也。廷尉當持平。不可亂法。天子獨可以不持平而亂法乎。廷尉非法殺人。謂之虐吏。天子非法殺人。謂之暴君。如釋之所言。是廷尉萬不可以虐吏自居。而在天子。雖以暴君自處無害也。其亦不達於理矣。且亦幸而遇漢文寬仁之主耳。萬一不幸。所值驕暴之君。一聞斯言。果於誅戮。事不關白廷尉。務洩一時之忿。草菅人命而不顧其禍可勝道哉。吾故重其人而疵其言。以為對君者法。

書曾南豐越州趙公救苗記後

民窮於天乎窮於人乎。曰窮於人。何以明其然也。蓋水旱災沴。盛世不能保其必無。惟恃牧民者為之委曲以謀生。而不使之困。則雖有災而不為害。余觀趙清獻公所。以救災者。其用心之精且密。至於如此。其為法之固且善。又至於如此。此非所謂以人而通天之窮者乎。嗚呼。何其仁也。後世之為大吏者。或異於是矣。當民之未災也。泄泄焉不知先事而為之慮。及其既災也。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急引手而為之援。已成災矣。而屬吏曰未也。則信之。災十分矣。而屬吏曰未也。則又信之。於是乎有災而不告。即告矣。而不以其實。覺覺小民。或饑困以死。或轉徙於四方。或賣子女。以苟延旦夕之命。流離載路。道殣相望。而獨官其土為大吏者。冥然而莫之知也。豈不痛哉。又其甚者。匪惟不愛兼且仇之。其所以為說者。則曰恩澤不可以濫降。民情不可以太驕。帑金不可以過糜。刀風不可以滋長。雖人主屢下哀痛惻怛之語。而猶敢顯然為此說以撓之。揆厥所由。不過因平日拊循不得其道。一旦民怨嗷嗷。眾口交謗。激而成怒。故特為此說耳。此非仇視其民者耶。夫為司牧者。至於與民為仇。民之窮尚忍言哉。嗚呼。此皆趙公之罪人也。或曰。是則然矣。其若才不足以濟。何。曰不然也。夫為父母者之於子。苟憂其疾苦。而思所以去之。自有無所不至者。移此心以卹民。而豈患才有弗逮哉。南豐稱趙公救災時。晝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惟其

有如是之心。故能有如是之法。豈獨其才之過人耶。由此言民之窮於人者。又不窮於人之才。而其窮於人之心者。殆不知凡幾也。

盤龍寺記

董志敬

澗谷之水。自投桐濫觴。宛延流九十里。至於盤龍寺。寺東西稱盤龍。餘不得稱也。則亦惟至是而宛延者為愈甚耳。故昔人得以名寺。或曰非也。履繩橋者。何知緯蕭重淵之珠。不有聽經之叟乎。江湖既封。硯池是吸。卓錫者香。諱不語怪。又何必躬親羊髯。而始知為洞穴九仙之館耶。非博物之識矣。寺既環三面受水。若巨舟之泊於江。殿閣亭軒。又莫非飛盧雀室。而菰蒲其涯也。鶴鷺其汀也。蒼蔚其林也。翹然而望。則仍在舵樓之底。不必晚飯。越中行矣。南向洪涯。天迴鷲嶺。庶幾澄性一壁乎。明孝廉劉氏雨化。實燃藜於斯。孝廉名士龍。吾安知不樂其名之有符於已。而卜是精舍者。以為居。不然。則已非白蓮之社。而權是牙籤。孤為仲蔚。且先是以名其齋為醉漢者。豈自託於酒人耶。人言孝廉著書於盤龍。而不知其蟻屈於斯矣。雖然。修大業者。靡計其遭。日月在天。迴光千古。其在。

世宗憲皇帝時。敕寵詞人。勒石遐蹟。孝廉已為天下士矣。石之側。一古槐作龍狀。若欲下飲於溪者。而數龍子忽來攀挈其尾。雖數百年不得去。但聞風雨之久。吟聲烏烏耳。

送張子德潤謁選序

孫景烈

余與及門講四子書。每於性命之際。必反覆諄諄。而聽之者易倦也。往主關中書院。惟臨潼王君岱宗。學求心得。不迂余說。繼而岱宗成進士。除知晉之五寨。能與五寨民相安於性命。而稱治。有稼書陸公之循聲焉。後數年。吾邑張子德潤。抱政事才。而學期深造。不安小成。又一岱宗也。張子以乾隆辛巳進士。瀕選丁外艱。服闋。將入都矣。顧數詣余。質所疑於四子書者。久之。聞余偶談性命。如岱宗在關中書院時。張子嘗曰。易云成之者性。性統理氣矣。而伊川謂性即理。舍氣可乎。余曰。性者天所命。天命理。不命氣也。張子又曰。天不命氣。何以有氣質之性。余曰。天命理而理隨氣質中。不相離也。性以理言。亦可以氣質言。要之理者性之所主。氣者性之所兼。故孟子言性。獨主乎理則善。而告子以兼之者主之則非。此可見天不命氣。而氣數亦謂之命者。亦理不離氣之義也。天命之理當知。而氣數之命亦當知。君子於此。蓋有本末輕重之辨矣。張子聞余言。若有創獲者。怡然而歸。居無何。張子北上有期。余連而飲之酒。張子即席請曰。前聞先生性命之說。約而要矣。可舉之政以親民否。余曰。子言及此。豈無見乎。夫學與仕。其道一而已矣。以之修己。以之治人。無異說也。子他日親民。其事有欲便己而不便民者。此氣質之性使之也。君子弗性氣質。子當曰。天不命我。

以此也。則力絕之。有欲便民而不便己者。此出於吾性之天然也。君子必畏天命。子當曰天固命我以此也。則力為之。至於率性而行舉一切禍福利害。付諸氣數之命。我無與焉。此則居易俟命之學。視子之學力何如耳。夫學之力。鼓於志而充於氣也。理以氣輔。氣非天命。而氣以理養。非天命歟。則所以親民而致辨於理氣之間。毅然不屈者。實有待於浩然之氣矣。張子於是起而拜曰。不聞先生今日之言。不知前言之富也。請奉以終身。先是岱宗以回籍治喪畢。亦將入都。來武功別余。聞余與張子講明性命之說。未聞以性命為親民之說也。而岱宗已於五寨試之矣。今張子入都。晤岱宗。以予前所言者。與岱宗訂所學。而以余後所言者。與岱宗訂所以仕。余願岱宗任新邑。比五寨之治而益大之。勿沾沾於已效。而又願張子筮仕之初。兢兢焉慎用其才。以岱宗五寨之治為發軔也。張子與岱宗同志者。其同發余言所未及哉。遂歷次其言以送之。

重修姜姬暨后稷祠記

吾邑姜姬祠。據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長安志。在城外西南原麓間。傍有后稷祠。余嘗按其遺址。當為今南郭外之臘吉坡。其西直上有數坎。姜姬墓在坎上。蓋因上有其墓。而建祠於下也。又按臘為歲終合祭諸神之名。祭中即獨斷。周曰大蜡。漢曰臘。

意者漢建姜嫄祠及后稷祠於此。歲終卜吉祭之。故後人名其地為臘吉。其自臘吉坡舊址移建城內西坂上。不詳其歲月。後周顯德中廢為上闔寶善寺。改寺為祠。始於前明宏治辛亥。姜嫄祠在今后稷祠後。記之者馬菟閩京尹文振也。嘉靖甲辰移建姜嫄祠於后稷祠右崖最上。并修后稷祠棟陰有署可攷。而重修兩祠之歲在我朝康熙辛巳。邑人南阿康處士為之記。六十年來風雨漂搖。幾於傾圮。邑侯敬齋瑪君觀之。怵然捐俸倡修。士民樂助。時為乾隆二十六年。工肇於夏六月。至秋九月落成。二祠俱南向。制依舊。第完葺之。加丹雘焉。后稷祠前新構獻庭四楹。與祠畧稱自祠而庭之東西偏。構遊廊各五間。如翼中為甬道。舊有門。今移樓門外約三十步為祠之大門。其規模視昔巍煥且濶矣。士民僉歸功於侯。明年詣余求記其事。為來者勸。余曰。是誠足勸。是誠足勸。顧余獨念后稷當水土既平。身親教稼。丞民乃粒。後世但知其德在養民。而不知養民者稷之職。養之並欲教之者稷之心。五教之敷。稼穡之教。啟之也。故周公頌稷曰。思文又曰。陳常。匪徒稱其率育而已。吾邑人不忘粒食所自。祠后稷而推本於姜嫄。可徒以廟貌奕奕。世報厥德。而忘后稷之心哉。涇野呂氏云。官無后稷之心者。皆忍夫。余竊謂士無后稷之心。則謀食不謀道。民無后稷之心。則失德而乾餼以愆。侯之怵然有斯舉也。推其心。雖古循吏可幾及。而余

與士民躬逢 盛世再覩唐虞沐浴教養之澤渥矣。况夫生長有部登姬氏之家山望周原之禾黍。戶慶豐登。穰人歌樂利於乎。職思哉其何以端士習厚民風。進志詩書陶情禮樂。仰副 聖天子治化之隆。而永荷恩文無疆之德庇也。此余因士民之請而不能已於言者。願與士民共勗之。非盡僕之責也。

石門縣主簿王君墓誌銘

余再掌關中書院時。同郡之來學者不乏才。而其文俊逸不羣。為諸生所交推者。韓城王杰也。余因其有進取之志。導以正學。杰即信而從之。曰。杰父教杰兄弟。親師取友者。意實在此。時杰父濠濱君。方為浙江石門縣主簿。而杰與從兄。煥。胞兄。澈。自浙歸。同學於關中。余遂得悉君之所以教家。與所以勤於官者。越數年。君罷職。又數年。杰以選貢授藍田教諭。余方謂君志未竟者。樂觀其子之克繼也。未幾。杰匍匐來武。功。以君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廿六日。卜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安葬先塋之次。而乞余銘君之墓矣。嗚呼。惜哉。君諱延詔。字鳳銜。濠濱其號。先世自晉洪洞遷韓。為農家。父象峯公。居鄉有盛德。生三子。君其季也。君少就外傳。貧不能卒業。而所誦四子書。終身實得力焉。嘗釋耒而歎曰。吾不能以文學起家。奈何。令子姪仍為農夫乎。遂由營田例。得任浙之杭州府中務稅課司大使。盡子姪八人以行。至即延師教授。而君

於公務之餘亦理及舊業與其師相質辨迄今子姪八人皆彬彬然功名方盛不可量君之教家已有成效矣其為大使也每夜分巡城中同官詭與上司遇君獨否上司皆廉知其誠器重之香署無虛日制府坦齋程公方伯楞阿張公尤倚任焉而其勞績卓卓可紀者督運黔餉招撫平陽災黎二事為最方黔之田民騷動王師窮粟不敷

上命浙省運餉二十萬程途修阻督者難其人有言於制府嵇相國者非王大使不可制府遂遣之同行者墮淚別家人君毅然前往無懼色且曰蠢茲不恭弄兵潢池中聞軍餉至當鼠竄耳爰飭護兵如期至歷十月乃歸制府薦於

朝引見准回原任候陞君之未回任也溫郡大饑平陽民尤多散者制府曰此又非王大使莫濟君歸杭行李未至畧即受檄兼程赴平陽攝縣事宣布皇恩分廩施

粥招逃亡撫之平爭訟析甘霖禁鬻男女皆肥腴懇懇如古循吏之用心故平陽人

有十政歌君返而平陽人不遠千餘里爭載斗持犒以送平陽之俗官有德於民者民為斗以饗之堂而書其

歌頌之尋推陞石門縣主簿主簿九年去之日民釀錢以饒君弗受曰吾居官已不

詞於受而賄矣民乃以錢置酒日享君於途錢盡羣泣而別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存心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其君之謂乎君生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廿七日享年五十有九

國朝文匯

卷八

二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娶吳氏例封孺人。生子三。長濬。癸酉武舉。娶郭氏。次澈。縣學生。娶文氏。次杰。娶程氏。孫男三。遇時業儒。娶梁氏。濬出。乘時聘解氏。得時幼。俱杰出。孫女二。長濬出。次澈出。其後蕃衍矣。銘曰。

君弗邃於學也。而家學之源匪君其誰開。君弗顯於仕也。而仕獨彈厥才。存順也。沒
甯也。永棲幽宅。任古往而今來。